

資治通鑑

冊  
五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二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  
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貳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魏紀四起重光大淵獻盡闕  
逢攝提格凡四年

烈祖明皇帝中之上

太和五年春二月吳主假太常潘濬節使與呂岱督  
軍五萬人討五溪蠻濬姨兄蔣琬為諸葛亮長史出同

為姨母之姊妹曰姨妻之姊妹亦曰姨若母之  
兄弟則當呼為舅此蓋妻之兄弟也長知兩翻武陵太守衛旌

奏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旌與旌同欲有自託之計吳主

曰承明不為此也潘濬字  
承明即封旌表以示濬而召旌

還免官衛温諸葛直軍行經歲士卒疾疫死者什八

九賈洲絕遠卒不可得至卒子得夷洲數千人還温

直坐無功誅吳遣温直見漢丞相亮命李嚴以中都

護署府事蜀置左右中三都護署嚴更名平更工亮帥諸

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亮集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腳四

少宜可大用不可少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

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履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

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

者為牛鞅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

而人不大勞於是大司馬曹真有疾帝命司馬懿西屯

長安督將軍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郃古合翻

費父三月邵陵元侯曹真卒自十月不雨至于又曷閣翻是

月司馬懿使費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上邽縣前

漢屬隴西郡後漢

餘衆悉出西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

雍郃

雍郃二縣皆屬扶風郡雍

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

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

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觀懿此言蓋自知其才不足以敵亮矣

遂進亮分

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

徼讀曰邀

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

芟所銜翻

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

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于鹵城

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

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

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偏坐

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

少詩沼翻

亦行去矣懿不從故

尋亮

有意爲之曰故尋者隨而躡其後

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

魏平數請戰

數所角翻

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

病之

懿實畏亮又以張郃嘗再拒亮名著關右不欲從其計及進而不敢戰情見勢屈爲諸將所笑栩况羽翻

諸將咸

請戰夏五月辛巳懿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

圍

無當蓋蜀軍部之號言其軍精勇敵人無能當者使平監護之故名官曰無當監南圍蜀兵圍祁山之南屯監古暫翻

自

案中道向亮

案據也懿分道進兵欲以解祁山之圍自據中道與亮旗鼓相向也亮使魏延高

翔吳班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三千懿還保營

六月亮以糧盡退軍司馬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

門

木門去今天水軍天水縣十里水經注籍水出上邽當亭西山東也導源南山北流入籍水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

郃右鄰而卒

中竹仲翻鄰與

秋七月乙酉皇子殷生

大赦

黃初以來諸侯王灋禁嚴切至于親姻皆不

敢相通問東阿王植上疏曰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

近及遠

堯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周文王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

詩大雅思齊之辭毛氏注曰刑法也寡妻嫡妻也御迎也鄭氏曰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

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

宗族以此又能為政治于家邦也

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

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

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

寮番休遞上上時掌翻李周翰曰遞迭也言百寮宿衛以次休息更遞上直執政不廢於公

朝朝直遙翻下同下情得展於私室親姻之路通慶弔之情

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治直之翻至於臣者

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

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此言志同道合者謂疇昔文會之友也脩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

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塞悉則翻慶弔之禮廢恩紀

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殊絕也閼五慨翻今臣以

一切之制一切謂權宜也一說一切謂不問可否一切整齊之也永無朝覲之望至

於注心皇極皇極宅中之位人君居之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

實為之謂之何哉詩邶風北門之詩也鄭氏曰詩人事君無二志故歸之於天余謂植之意蓋謂君者天也

天可違乎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爾義與邇同

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四節謂四時之節展舒也

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論語孔子曰兄弟怡怡妃妾之

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呂延濟曰膏脂也沐甘齊義於貴

宗等惠於百司貴宗謂貴戚及公卿之族也百司謂百官也如此則古人之所

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

之用思惟也省悉景翻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

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度徒洛翻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

朱組佩青紱諸王冠遠游冠佩朱紱三都尉諸侍中常侍皆戴武弁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

一號安宅京室駙馬奉車都尉及騎都尉為三都尉皆漢武帝置魏晉以下多以宗室及外戚為之執鞭

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珥仍吏翻

珥筆插筆也古者侍臣持橐籥筆華蓋乘輿車上施之魏晉之制侍中與散騎常侍或乘輿御殿及出游幸祭祀治兵侍中居左常侍居

右備切問近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離力智翻

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詩鹿鳴宴羣臣嘉賓常棣

燕兄弟也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所謂匪他也又類弁詩豈伊異人兄弟匪他下思伐木友生之義

終懷蓼莪罔極之哀伐木燕朋友故舊其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蓼莪之詩曰哀

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知念其父母必念其同氣矣蓼音六  
每四節之會塊然獨

處處昌呂翻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精

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

伏以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

隕霜齊大夫杞梁戰死於莒城其妻向城而哭城為之崩鄒衍盡忠於君燕惠王信讒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降霜

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况譬也若葵藿之傾太

陽雖不為回光然向之者誠也言葵藿草也傾葉於日日雖不為回光終是誠心向

日也為于偽翻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

實在陛下施式智翻下同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文

九篇班固曰文子老子弟子李周翰曰福始禍先謂諸王皆不表植獨先表也今之否隔友于同憂否

不通也友于兄第也否皮鄙翻而臣獨倡言者實不願於聖世有不蒙

施之物欲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

也光被時雍言帝堯睦族之效詩周頌曰維清緝熙文王之詔報



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敝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

之然隆崇也謂立教之始各有所崇其流之敝則事勢使之然也惡如字今令諸國兄弟情禮

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本無禁錮諸國通問之詔

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謹以至於此耳已敕有司如王

所訴植復上疏曰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復扶又翻朝直遙翻宋

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

磐石之宗願王勿疑事見十三卷漢高后八年臣伏惟陛下遠覽姬

文二號之援號仲號叔文王之母弟又王各于二號以成王業中慮周成召畢之

輔召公畢公周同姓也二伯分治輔成王以成太平之功召讀曰邵下同下存宋昌磐石之固

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

揚子之言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將即亮翻故語曰患為之者不

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成王幼管叔蔡叔以

武庚畔成王誅管叔放蔡叔以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而管左右叔魚陷刑叔向贊國左傳晉邢侯與雍子

爭田久而無成韓宣子使叔魚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於邢侯邢侯怒殺叔魚及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不以叔向為私其親而從之決平也

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夫能使天

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也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

懾之涉翻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執之

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

魏非姬姓也齊太公姓呂其後為田成子所取非呂族也晉唐叔姬姓其後為趙籍魏斯韓虔所分此不言韓以韓亦

姓姬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

也離力智翻下得離同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歿同其禍

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今

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温燥濕高下共之

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勝音升懣音悶拜表陳情若有不

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

有毫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朝直遙翻下同使夫博古

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但以

優文答報而已植求自試而但以優詔答之終疑之也八月詔曰先帝著令

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

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自文帝黃初元年遣

植等就國至是十二年惟思也載子亥翻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

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明年正月適讀曰嫡後有少主

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漢丞相亮之攻祁山也

李平留後主督運事李平即李巖改名曰平會天霖雨平恐運糧

不繼遣參軍狐忠狐忠即馬忠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復姓馬改名忠此姓從先名從後姓譜狐周王子

狐之後又晉有狐突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喻以後主指言運糧不繼亮承以

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

欲殺督運岑述以解己不辦之責又表漢主說軍偽

退欲以誘賊此又欲解以上指喻亮之罪也誘音酉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

疏本末違錯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首式救翻於是亮表

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平蓋嘗封侯也復以平

子豐為中郎將參軍事出教敕之曰敕戒也吾與君父

子勳力以獎漢室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東關謂江

州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若都護思負

一意思負謂思其罪負也一意謂一意意於為國無復詭變以自營也君與公琰推心從事否

可復通否皮鄙翻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亮又

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

李嚴字正方為于偽翻下同鄉黨以為不可近近其斬翻吾以為鱗甲但不

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謂蘇秦張儀捍闔其說以

反覆諸侯之聞今李平復為之復扶又翻可使孝起知之孝起者衛尉南陽陳

震也冬十月吳主使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揚州

刺史王凌吳主伏兵於阜陵以俟之

阜陵縣漢屬九江郡魏改九江為淮南郡

晉志曰阜陵縣漢明帝時淪為麻湖府湖在今和州歷陽縣西三十里杜佑曰漢阜陵縣在滁州全椒縣南

布遣人告

凌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凌騰布書

騰傳也上也

請

兵馬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為凌

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

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

遠聞

聞音問

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

被書入朝

被皮義翻朝直遙翻

敕留府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

也凌於後索兵不得

索山客翻

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

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

迸北子孟翻孫權自量其國

之力不足以斃魏不過時於疆場之閒設詐用奇以誘敵人之來而陷之耳非如孔明真有用蜀以爭天下之心也

凌允之

兄子也

王允獻帝時誅董卓

先是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

方任方面之任也先悉薦翻

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為汝南太

守豫州刺史

漢建安中武王操以寵為汝南太守太和三年刺豫州是年都督揚州

二十餘年

有勳方岳

自魏以下以督州為方岳之任謂其職猶古之方伯岳牧也

及鎮淮南吳人憚

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闕可令還朝

朝直遙翻

問以東方

事以察之帝從之既至體氣康彊帝慰勞遣還

勞力到翻

十一月戊戌晦日有食之

十二月戊午博平敬

侯華歆卒

謚法夙夜警戒曰敬合善典法曰敬華戶化翻

丁卯吳大赦改明年

元曰嘉禾

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故以改元

六年春正月吳主少子建昌侯慮卒太子登自武昌

入省吳主因自陳久離定省子道有闕

記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温

而夏清昏定而晨省省悉景翻離力智翻

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乃留建業

二月詔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國 帝愛女淑卒

帝痛之甚追諡平原懿公主立廟洛陽葬於南陵取

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

甄之人翻從才用翻

追封黃為列侯為之

置後襲爵

為于偽翻下同

帝欲自臨送葬又欲幸許司空陳

羣諫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

記檀弓曰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聖周葬中

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鄭玄注云略未成人陸德明曰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

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

況未朞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為制

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

朝直遙翻下同臨力

鳩翻比

而乃復自往視陵

復扶又翻

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

無益有損之事此萬國之至望也又聞車駕欲幸許

昌二宮上下皆悉居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

以避衰或言欲以便移殿舍

避衰謂五行之氣有王有衰徙舍以避之也今人謂之避災便

移殿舍謂欲營繕宮室故出幸許以便移殿舍也

或不知何故臣以為吉凶有命

禍福由人移走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

墉城西宮

水經注金墉城在洛陽城西北角治直之翻

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

分止何為舉宮暴露野次公私煩費不可計量

量音良

且吉士賢人猶不妄徙其家以寧鄉邑使無恐懼之

心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況乃帝王萬國之主行

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少府楊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

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

之赤子而送葬也哉帝皆不聽三月癸酉行東巡

吳主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從公孫淵

求馬初虞翻性疎直數有酒失又好抵忤人抵觸也數所角翻好

呼到翻忤五故翻多見謗毀吳主嘗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

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吳主積怒非

一遂徙翻交州及周賀等之遼東翻聞之以為五谿

宜討遼東絕遠聽使來屬尚不足取今去人財以求

馬去猶棄也去羌呂翻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

呂岱岱不報為愛憎所白讒佞之人有愛有憎而無公是非故謂之愛憎白陳奏也復



徙蒼梧猛陵猛陵縣屬蒼梧郡劉昫曰唐梧州孟陵縣藤州鍾津縣冀州南平武林隋建三縣皆漢猛陵縣地復扶又

翻夏四月壬寅帝如許昌 五月皇子殷卒 秋

七月以衛尉董昭為司徒 九月帝行如摩陂治許

昌宮起景福承光殿治直之翻 公孫淵陰懷貳心數與

吳通數所角翻 帝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

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海道自東萊浮海陸道自遼西度遼水 散騎常

侍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光武報竇融書曰吾與爾

非相吞之國左傳戎子駒支對范宣子曰為不侵不叛之臣 不宜輕伐伐之而不能制是

驅使為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治直之翻 先除大

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質如字 歲選計孝

計孝謂每歲上計及舉孝廉也 不乏職貢議者先之先悉薦翻 正使一舉便克

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如意是為

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等往皆無功詔令罷軍豫以

吳使周賀等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道無岸當

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遂輒以兵屯據成山賀等

還至成山班志成山在東萊郡不夜縣後漢省不夜縣括地志成山在萊州文登縣西北百九十里遇風豫

勒兵擊賀等斬之吳主聞之始思虞翻之言乃召翻

於交州會翻已卒以其喪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十一月庚寅

陳思王植卒諡法追悔前過曰恩十二月帝還許昌宮侍中

劉曄為帝所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直朝

翻曄入與帝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曄

有膽智言之皆有形謂言蜀之可伐與不可伐皆有勝負之形可以動人之聽中領軍

楊暨中領軍主中壘五校武衛等三營漢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自置中領軍又帝踐祚始置領軍將軍其後以資重者為領軍將

軍資輕者則為中領軍帝之親臣又重曄執不可伐之議最堅每

從內出輒過曄過工禾翻曄講不可之意後暨與帝論伐

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焉於虔翻下同暨謝曰

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

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質證也驗也對問也詔

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見賢遍翻下同曄責帝曰伐

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與讀曰預常恐眯夢漏泄以益

臣罪眯毋禮翻一作寐說文曰寐而眯厭厭讀曰麗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

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

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見賢

遍翻中竹仲翻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

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

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或謂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

所趨而合之伺相吏翻趨七喻翻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

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

曄之情必無所逃矣言者謂曄善迎合上意上若有所問試反上意而問之曄之對必與上所問者反而

與上意所向者合每問皆然則可以見曄迎合之情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

此疏焉疏與疎同曄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侍中在天子左右大

鴻臚外朝官也臚陵如翻傅子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晉傅玄著書號傅子以

曄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

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敦誠慤敦厚也崇尚也內失君心

外困於俗卒以自危卒子恤翻豈不惜哉曄嘗譖尚書

令陳矯專權矯懼以告其子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

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意果解尚

書郎樂安廉昭以才能得幸好挾也擿羣臣細過以求

媚於上好呼到翻挾一決翻挑也適他歷翻發動也黃門侍郎杜恕上疏曰伏

見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續漢志尚

書左右丞各一人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吏民章報及騶伯史右丞主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祭質漢儀曰左丞總典臺中綱

紀無所不統魏晉之制左丞主臺內禁令宗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署吏急假右丞掌臺內庫藏廬舍凡諸器用之物及廩振人租布刑

獄兵器督錄遠道文書章表奏事罰罪罰也關白也言有罪罰當關

白而不依詔書故坐以判問判剖也析也問責問也剖析其事而責

問之也璠又云諸當坐者別廉昭又云諸當坐者別尚書

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陳理志意懇惻臣竊

愍然為朝廷惜之偽翻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

者長知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之智力今

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

其所由非獨臣不盡忠亦其主不能使也百里奚愚

於虞而智於秦韓信之言見十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

智伯豫讓事范中行氏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後趙襄子滅智伯

行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斯則古人之明驗矣若

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

之遐蹤契息坐待來世之俊又乎今之所謂賢者盡

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

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

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今有疏者毀人而陛下疑其

私報所憎譽人而陛下疑其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

以進憎愛之說遂使疏者不敢毀譽此言帝信其所親而疑其所疏遂使在遠

之臣不敢言以至是非失其真也疏與疎同譽音余以至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

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有道謂有士也使

之自同古人垂名竹帛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

懼大臣將遂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

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以用也見論語言不賢則

不可為大臣為大臣則不可不用也書數舜之功稱

去四凶共工驩兜鯀三苗世濟其惡然後去之數所具翻去美呂翻不言有罪無問大小

則去也言小過當略而不問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

不任也不自以為不知以陛下為不問也知讀日智陛下

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

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各陳所有則羣

臣之行皆可得而知行下孟翻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

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

使羣臣人得自盡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

事何事不辦治直之翻下同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謂

邊有警急之時也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

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辦也近詔

謂近日所下詔也先悉薦翻後戶遘翻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

怪陛下不治其本而憂其末也為治之本在於任賢事人之治不治乃其末也人

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為朝臣不盡稱職也稱尺

證翻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

得處非其任處昌呂翻選舉非其人未必為有罪也舉朝

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

朝直

陛下知其不盡力而代

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

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爲治也

爲治直

陛下

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

屬之欲

作迎客出入之制以惡吏守寺門

寺門官寺

斯實未得

爲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

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

按范書郭躬章帝元和三年拜廷尉和帝永元六年

卒不及安帝時蓋躬死後竇嘉方

辟其兄子也劾戶槩翻又戶得翻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

軍狂悖之弟

裴松之曰案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帝第五弟名通爲司隸從事疑恕所云狂悖者悖蒲內翻又

蒲沒

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

屬之

選舉不以

實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

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出

入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

治直

使臣之言



少蒙察納

少詩 沼翻

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廉昭等乎

夫糾擿姦宄忠事也

擿他 狄翻

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

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

復扶 又翻

必以違衆迁世為奉公

迁五 故翻

密行白人為盡節

謂 潛

何人之過失以白 上乃以為盡節也

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為此邪

焉於 虔翻

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

之所最病者也陛下將何樂焉

背蒲妹翻趨七喻 翻下同樂音洛

恕畿

之子也

建安中畿守 河東有能名

帝嘗卒至尚書門

卒讀曰碎尚書 門尚書臺門也

陳

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

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

就黜退

行下孟翻分扶 問翻稱尺證翻

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帝嘗

問矯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

也社稷則未知也

陳矯賈逵皆忠於魏而二人之子皆為晉初 佐命豈但利祿之移人哉非故家喬木而教

先也忠不吳陸遜引兵向廬江論者以為宜速救之滿

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將即亮翻守則經時謂陸遜若以兵團守必經時而

不能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句絕舍讀曰捨後尾空絕不來尚欲

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楊

宜口魏廬江郡治陽泉縣續漢志陽泉縣有陽泉湖故陽泉鄉也漢靈帝封黃琬為侯國水經注陽泉水受決水東北流逕陽泉縣

故城東又西北入決水謂之陽泉口趨七喻翻吳人聞之夜遁是時吳人歲有來

計滿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魏揚州治壽春距合

肥二百餘里遠于願翻下同賊攻圍之得據水為執官兵救之當先

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易以歧翻而兵往救

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

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掎居蟻翻於計

為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為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

煙火而壞城壞音怪此為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

無限必淮北為守

濟言望風移成吳必劫掠無限將限淮以自守也

帝未許寵重

表曰

重直用翻

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驕

之以利示之以懾

懾懼也懾之涉翻

此為形實不必相應也又

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所謂形而

誘之也引賊遠水

遠于願翻

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

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為長

趙咨蓋必黃初初自吳使于魏者也文帝重其辯給

遂臣於魏詔遂報聽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摩陂井中二月帝如

摩陂觀龍改元

自是改摩陂曰龍陂

公孫淵遣校尉宿舒

姓譜宿本

風姓伏羲之後封於宿風俗通漢有鴈門太守宿詳

郎中令孫綜

晉志王國置郎中令淵未封王僭置之也

奉

表稱臣於吳吳主大悅為之大赦

為于偽翻

三月吳主遣

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將兵萬人金寶珍

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淵為燕王舉朝大臣自顧

雍以下皆諫以爲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

兵護送舒綜而已吳主不聽張昭曰淵背魏懼討背

妹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

不反使疏不亦取笑於天下乎吳主反覆難昭難乃昭

意彌切吳主不能堪案劍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

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

折孤數所角翻孤常恐失計失計謂不能容昭孰視吳主

古孰熟字通熟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

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事見六十五

安十二年因涕泣橫流吳主擲刀於地與之對泣然卒遣

彌晏往卒子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朝直吳主恨之

土塞其門塞悉昭又於內以土封之張昭事吳有夏

五月戊寅北海王蕤卒閏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月洛陽宮鞠室災

鞠室者畫地為域以蹴鞠因以名室

鮮卑軻比能

誘保塞鮮卑步度根與深結和親

步度根保塞見七十卷文帝黃初五年誘音西

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陜北

累力瑞翻重直用翻陜音刑陜北陜嶺之北也唐代州鴈門縣

有東陜關西陜州

荊州刺史畢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

步度根帝省表曰

省悉景翻

步度根已為比能所誘有自

疑心今軌出軍慎勿越塞過句注也

漢靈帝末羌胡大擾定襄雲中五原朔方

上郡並流徙分散建安二十一年集塞下荒地置新興郡自陜嶺以北並棄之故以句注為塞

比詔書到比必寐翻軌

已進軍屯陰館

應劭曰句注山名在鴈門陰館縣杜佑曰句注山即鴈門縣西陜嶺句伏儼音俱包愷音鈞

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軻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

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遇戰於樓煩

陰館樓煩二縣漢皆屬鴈門郡而晉

志無之蓋已棄之荒外矣

二將沒步度根與泄歸泥部落皆叛出塞

泄歸泥扶羅韓之子

與軻比能合寇邊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

軍討之

晉職官志驍騎將軍游擊將軍並漢雜號將軍也魏置為中軍軻比能乃走幕北泄

歸泥將其部眾來降步度根尋為軻比能所殺 公

孫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許晏等首傳送京師悉

沒其兵資珍寶卒如張昭之言傳直戀翻冬十二月詔拜淵大司馬

封樂浪公樂浪音洛琅吳主聞之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

難易靡所不嘗嘗試也易以破翻近為鼠子所前却謂稱臣以誘吳使同前既

又斬其使以却之也令人氣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

顏復臨萬國復扶又翻就令顛沛不以為恨知其不可而欲與忿兵也陸

遜上疏曰陛下以神武之資誕膺期運破操烏林事見

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敗備西陵事見六十九卷文帝黃初二年敗補邁翻禽羽荊州事見

八卷建安二十四年斯二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

里草偃言如風行而草偃也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猷道也謀也夏戶雅翻今

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以喻權不

當自越海而加兵於遼東輕萬乘之重乘繩證翻此臣之所惑也臣聞之

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不懷細而害大

疆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桴芳無翻編竹木渡水大者曰棹小者曰

桴必致闕闕感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

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謂權所以遠惜遼東而不忍棄

絕之者以其民衆與其地產馬也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

惜乎尚書僕射薛綜上疏曰昔漢元帝欲御樓船薛

廣德請勿頸以血染車事見二十八卷永光元年劾武粉翻何則水火之

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今遼東戎貊小國貊莫百翻無

城隍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銖者十分黍之重言其輕也犬羊無

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墉墉克角翻境瘠也穀稼

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

卒讀曰碎度徒洛翻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

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滉漾滉漾水深

廣貌混戶廣翻以兩翻又余亮翻

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執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

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賁音奔加以鬱霧冥其上鹹

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洿染洿烏故翻流腫者謂毒氣下流足為之腫古人謂之

重髓今人謂之脚氣凡行海者稀無此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

當乘時平亂康此民物今逆虜將滅海內垂定乃違

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

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

以傾身側息謂傾身而臥側鼻而息不得展布四體安於偃仰也食不甘味寢不安

席者也選曹尚書陸瑁上疏曰吳選曹尚書即魏選部尚書瑁音冒北寇

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間古寬翻下同應機而至夫所以

為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

疾也偽于偽翻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治直翻忿以改規激



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

北寇猾虜皆謂魏也

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

輒多

兵法以逸待勞又曰逸則能勞之言敵入用智以疲我苦不自覺比我覺知則得失之閒相去多矣

且沓渚

去淵道里尚遠

遼東郡有沓氏縣西南臨海渚應劭曰沓長答翻又據陳壽志景初三年以遼東東沓縣吏民

渡海居齊郡界爲新沓縣卽沓渚之民也

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疆者進取次

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

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

絕動衆之日唇齒相濟

此虜魏乘吳伐遼之閒而南侵也狙千余翻

若實了然

無所憑賴

了然猶言曉然也蜀本作子然文義尤長子孤子也謂淵孤立子然無援也

其畏怖遠

迸或難卒滅

怖晉布翻迸北孟翻卒讀曰猝

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乘

間而起

山虜謂丹楊豫章鄱陽廬陵新都等郡山越也乘獨本作承間古莫翻

恐非萬安之長

慮也吳主未許瑁重上疏曰

重直龍翻

夫兵革者固前代

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姦雄已除天下

無事從容廟堂之上從千容翻以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

鼎沸九域盤互之時盤互謂各盤據而互為敵也夏戶雅翻率須深根固本

愛力惜費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

舍讀曰捨治直之翻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又安百姓

康阜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告喻而已佗徒河翻事見十三卷漢文帝

元年易以岐翻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場音亦未宜以淵為先願

陛下抑威任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為後圖天下

幸甚吳主乃止吳主數遣人慰謝張昭數所角翻昭固不

起吳主因出過其門呼昭過工禾翻昭辭疾篤吳主燒其

門欲以恐之恐上共翻昭亦不出吳主使人滅火住門良

久昭諸子共扶昭起吳主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

得已然後朝會朝直遙翻初張彌許晏等至襄平襄平縣遼東郡治所

淵所都也公孫淵欲圖之乃先分散其吏兵中使秦旦張

羣杜德黃彊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

中使中節人使也疏吏翻陳

壽曰漢武帝開玄菟郡治沃沮城後為夷貊所侵徙郡句驪西北菟同都翻

玄菟在遼東北二百

里

此非玄菟郡舊治也

太守王贊領戶二百旦等皆舍於民家仰

其飲食

仰牛向翻

積四十許日日與羣等議曰吾人遠辱

國命自棄於此與死無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一

日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為國報恥

長知兩翻為于偽翻

然後

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羣等然

之於是陰相結約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其日中時

為郡中張松所告贊便會士眾閉城門旦羣德彊皆

踰城得走時羣病疽瘡著

瘡千余翻著直略翻藜與膝同

不及輩旅

德常扶接與俱崎嶇山谷

崎上音翻嶇音區

行六七百里創益

困不復能前

創初良翻下同

臥草中相守悲泣羣曰吾不幸

創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冀有所達空相守

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之

不忍相委也委棄也於是推曰彊使前雷翻德獨留守羣採

菜果食之食讀曰飲旦彊別數日得達句麗因宣吳主詔

於句麗王位宮及其主簿高句麗國在遼東之東千里位宮漢高句麗王宮之會孫也宮生而

開目能視及長勇壯數犯漢邊位宮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為位以似其祖故名曰位宮句麗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

之簿優台使者帛衣先人帛衣三國志給言有賜為遼東所

劫奪給徒亥翻位宮等大喜即受詔命使人隨旦還迎羣

遣阜衣二十五人送旦等還吳奉表稱臣貢貂皮千

枚鷓雞皮十具郭璞注山海經曰鷓雞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鬪敵死乃止鷓何葛翻旦等見

吳主悲喜不能自勝勝音升吳主壯之皆拜校尉是

歲吳主出兵欲圍新城合肥新城也以其遠水積二十餘

日不敢下船大船向岸船高岸卑故謂舍船就岸曰下船以自船而下也遠于願翻滿寵謂諸

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言今大

舉來欲要一切之功要一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

以示有餘上時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以待

之吳主果上岸耀兵寵伏兵卒起擊之卒讀斬首數

百或有赴水死者吳主又使全琮攻六安亦不克

蜀康降都督張翼水經注寧州建寧縣故康降都督屯蜀後主建興三年分益州郡置之用灋

嚴峻南夷豪帥劉胄叛帥所類翻丞相亮以參軍巴西馬

忠代翼召翼令還其人謂翼宜速歸即罪其人謂召翼者也即就也

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稱尺證翻然代

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

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懈古證翻

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破胄斬之諸葛亮勸農

講武作木牛流馬亮集曰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

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分墨去前脚孔分墨三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孔分墨

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尅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一板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軫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二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二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按明年亮即出斜谷所謂息民

休士三年而後用之通自再攻祁山之後至是凡三年也斜昌遮翻谷音浴又古祿翻

二年考異曰唐太宗晉書景懷夏侯后傳后以此年死云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

氏之甥帝深忌之遂以鳩崩按是時司馬懿方信任於明帝未有不臣之迹况其諸子乎徒以魏甥之故猥鳩其妻俱非事實蓋甚之之辭不然師自以他故鳩之也今不取春二月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入

寇遣使約吳同時大舉三月庚寅山陽公卒獻帝自禪

位至卒十有四帝素服發喪己酉大赦夏四月大

疫崇華殿災是歲復修改崇華曰九龍殿引穀水過九龍前爲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諸

葛亮至郿郿音媚又音眉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

背水為壘以拒之

背蒲 妹翻

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

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

水經注五丈原在郿縣西渭水逕其北又亮與步騭

書曰原在武功西十里上時掌翻

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雍州刺

史郭淮言於懿曰

雍於用翻

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

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

搖盪民夷

盪徒朗翻

此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塹

壘未成

塹七斲翻 斲翻

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

數所角翻

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

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

私焉

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

巢湖口即今柘江口也在和州歷陽縣西南百五十

里水導源巢湖裴松之曰巢祖了翻今巢湖與焦湖通焦音近故有勳音今讀如字

向合肥新城

寵所築新城也華夷對境圖魏合肥新城今為廬州謝步鎮

眾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

將萬餘人入江夏沔口向襄陽

瑾渠各翻沔彌克翻

將軍孫韶張

承入淮向廣陵淮陰六月滿寵欲率諸軍救新城殄

夷將軍田豫曰殄夷將軍蓋魏所置然不在沈約志所謂四十號將軍之數賊悉衆大舉

非圖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質音致宜聽使攻城

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怠

然後擊之可大克也罷讀曰疲若賊見計言窺見吾所以待敵之計也必不

攻城執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矣時東方吏士

皆分休寵表請召中軍兵并召所休將士分休猶番休也須

集擊之散騎常侍廣平劉劭議以爲賊衆新至心專

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少詩詔翻若便進擊必不能制

寵請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

三千先軍前發先悉薦翻揚聲進道震曜形執騎到合肥

疏其行隊疏讀曰疎行戶剛翻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

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



走要一遙翻斷丁不戰自破矣帝從之寵欲拔新城守

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據略陽終以破

隗囂事見四十二年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

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合肥襄陽以備吳祁山以

備蜀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

征之比至恐權走也此義乃使征蜀護軍秦朗督步

騎二萬助司馬懿禦諸葛亮敕懿但堅壁拒守以挫

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

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秋七月帝御龍舟

東征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射殺吳主之弟子泰而射

亦翻又吳吏士多疾病帝未至數百里疑兵先至吳主

始謂帝不能出聞大軍至遂遁孫韶亦退陸遜遣親

人韓扁奉表詣吳主邏者得之扁補典翻又音諸葛瑾

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還賊得韓扁具知吾闊

狹且水乾宜當急去乾音干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葑菜也謂

之蔓菁豆菽也與諸將弈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陸遜一名

識字其必當有以乃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

無所復憂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

謂敵既知權還料遜兵當退已分守要害之處欲以遮截遜所部兵既無進取之氣而有遮截之慮則其意恐動將至於或降或潰也復

扶又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

退賊當謂吾怖怖音布翻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

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上時掌翻

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

張拓聲執步趣船趣七喻翻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蓋立圍屯於白

河口因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

市安陸石陽新市安陸二縣皆屬江夏郡魏初以文聘為江夏太守屯石陽舟車湊焉頗為繁富沈約曰江夏曲陵縣

本名石陽晉武帝太康元年改曰曲陵  
宋明帝泰始六年併曲陵入安陸縣  
斬獲千餘人而還羣

臣以為司馬懿方與諸葛亮相守未解車駕可西幸

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軍足以制之吾無憂矣遂

進軍至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  
八月壬申葬

漢孝獻皇帝于禪陵  
帝王紀曰禪陵在濁鹿城西北十里賢曰  
在今懷州脩武縣北二十五里劉澄之地

記曰以漢禪  
魏因以名焉辛巳帝還許昌  
司馬懿與諸葛亮相

守百餘日亮數挑戰  
數所角翻  
挑徒了翻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幘

婦人之服  
字書幘古獲翻婦人喪冠也又古對翻據劉昭注補輿  
服志公卿列侯夫人紺繒幘蓋婦人首飾之稱不特喪

冠也遺  
于季翻懿怒上表請戰帝使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

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

出矣  
治直吏翻  
復扶又翻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

武於其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孫武子及司馬穰苴  
之言也將即亮翻

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

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

及事之煩簡以規壽命之

久近耳戎事何必問邪

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

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

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漢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

噉徒濫翻少詩沼翻省悉景翻

因諮以國家大計福至與亮語已別去

已竟也語竟而別也

數日復還

復扶又翻下同

亮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

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公所問者公琰其

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

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

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

費禕字文偉亮不答繼禕之人非高帝此後亦非乃所知之意

蓋亦見蜀之人十無足以繼禕者矣嗚呼

是月亮卒于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

出百姓犇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

將向懿者懿斂軍退不敢逼

猶恐亮未死也

於是儀結陳而

去陳讀曰陣入谷然後發喪入斜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

生仲達司馬懿字仲達以當時百姓之諺觀之時人之於孔明何如也懿聞之笑曰吾能料

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

奇才也方亮之出也懿以為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及亮既死退軍懿案行其營壘處所以為天下奇才觀此則知懿

已料亮之必屯五丈原而力不能制姑為此言以安諸將之心耳行下孟翻追至赤岸不及而還從

宜翻又初漢前軍師魏延蜀置中軍師前軍師後軍師勇猛過人善養

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

如韓信故事韓信請兵故事見九卷漢高帝二年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

為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楊儀為人幹敏亮每出軍

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斯此也須

待也言即此待之便可辦事分扶問翻度徒洛翻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

當時皆避下之下退稼翻唯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

如水火言不可同處也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廢也

費禕使吳費父沸翻吳主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

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

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憤憤憤古對翻釋云心亂

也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對曰儀延

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黥布韓信也

今方埽除彊賊混一函夏夏戶雅翻功以才成業由才廣

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

非長計也楫與禰同亮病困與儀及司馬費禕等作身歿

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斷讀曰短姜維次之若延不從

命軍便自發亮固知延非儀所能令矣亮卒儀祕不發喪令禕往揣

延意指揣初委翻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此魏延矜高之語也見賢遍翻府

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府親官屬謂長史以下也吾當自率諸軍擊

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

楊儀之所部勒作斷後將乎

將即亮翻

自與禕共作行留

部分

分扶問翻

令禕手書與己連名告下諸將

時禕為亮司馬

延知儀必不己

從故因禕來劫與共作行留處分行謂當從亮喪還者留謂當留拒敵者延欲令禕手書處分之語告其下諸將也

禕給延

曰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

給徒亥翻為于偽翻

更工衡翻

必不違命也禕出犇馬而去延尋悔之已不及

矣

尋繼也言繼時而悔也

延遣人覘儀等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

引軍還

覘丑廉翻還從宜翻又如字下同

延大怒攬儀未發

攬初衡翻自後爭前曰攬今人

猶言

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

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漢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

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而疑延儀等令槎山通道

槎仕

下翻邪斫木也

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

南谷合即褒谷也

南谷曰褒北谷曰斜長四百七十里同為一谷

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將軍何平

於前禦延

何平即王平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此從其初姓

平叱先登曰公亡

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

命

爲于  
爲翻

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犇漢中儀遣將

馬岱追斬之遂夷延三族蔣琬率宿衛諸營北行赴

難

難乃  
日翻

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還

問音  
訊也

始延欲殺儀等

冀時論以己代諸葛輔政故不降魏而南還擊儀實

無反意也

延雖無反意使其輔政是  
速蜀之亡也降戶江翻

諸軍還成都大赦諡

諸葛亮曰忠武侯初亮表於漢主曰成都有桑八百

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不別治生以

長尺寸

治直之翻  
長知兩翻

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

財以負陛下卒如其所言

卒子  
恤翻

丞相長史張裔常稱

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

可以貴執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陳壽評

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

儀度也  
軌法也

約官



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

濫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

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

精練物理其本言事事物物必從其本而治之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

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

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

矣治直吏翻亞次也匹偶也初長水校尉廖立廖力弔翻姓也裴松之音理救翻姓譜廖姓周

文王子伯廖之後後漢有廖湛風俗通曰古有廖叔安左傳作臯蓋其後也自謂才名宜為諸葛

亮之副常以職位游散散悉曹翻怏怏怨謗無已亮廢立

為民徙之汶山據立傳廢徙汶山後主初立之時也汶山漢武帝開為郡宣帝地節三年合於蜀郡蜀又分置

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李

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廢徙見上太和五年平常冀亮復收己得自

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復扶又翻習鑿齒論曰昔管仲

汶山郡唐為茂州汶山縣汶音嶂

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

見論語鄭

氏曰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其實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戶故論語云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又不易再易通率一家受二夫之田是定稅三百家也

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

水至平而邪者取灋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之所

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

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樂音洛流矜恕之德灋行

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

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蜀人所在求為諸葛亮立

廟漢主不聽為于偽翻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

步兵校尉習隆等姓譜習國名後以為姓風俗通漢有習響為陳相上言請近其

墓立一廟於沔陽近其斬翻斷其私祀斷音短漢主從之漢

主以左將軍吳懿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代魏延也以

丞相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尋加琬行都護

假節領益州刺史時新喪元帥喪息浪翻遠近危悚琬出

類拔萃類倫也萃聚也處羣僚之右處昌呂翻既無戚容又無喜色

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吳人聞諸葛亮

卒恐魏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此巴丘即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有天岳

山臨大江一名幕阜前有培樓謂之巴蛇冢相傳以爲羿屠巴蛇於洞庭其骨若陵因謂之巴陵一欲以為救

援二欲以事分割漢人聞之亦增永安之守以防非

常漢主使右中郎將宗預使吳使疏吏翻吳主問曰東之

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對曰臣

以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

不足以相問也吳主大笑嘉其抗盡謂抗言不為吳屈又盡情無所隱也

禮之亞於鄧芝蜀先主婿諸葛亮當國始遣鄧芝使吳吳諸葛恪以丹陽

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陸遜先嘗

部伍山越為兵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

為官出之偽翻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咸以為丹

陽地執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番陽四郡鄰接會工外翻

番蒲何翻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重直龍翻其幽邃人民未嘗入

城邑對長吏長知兩翻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莽莫補翻又母黨翻

草深曰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

武習戰好呼到翻高尚氣力其升山越險抵突叢棘若魚

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走音奏狖余救翻說文曰狖鼠屬善旋時觀間隙間古

翻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蠶至敗

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恪父瑾聞

之亦以事終不逮逮及也謂恪所出山民終不能及四萬之數也歎曰恪不大興

吾家將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吳主乃拜恪撫越

將軍以招撫山越為將軍號領丹陽太守使行其策冬十一月

洛陽地震 吳潘濬討武陵蠻數年斬獲數萬自是  
羣蠻衰弱一方寧靜十一月濬還武昌

太和五年吳遣  
潘濬討武陵蠻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二

*(Faint background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二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  
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柱國河內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貳百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魏紀五

起旃蒙單闕盡疆圍大荒落凡二年

烈祖明皇帝中之下

青龍三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懿為太尉

丁巳皇太后郭氏殂帝數問甄后死狀於太后

甄后死見

六十九卷文帝之黃初二年數所角翻甄之人翻

由是太后以憂殂

漢楊儀既

殺魏延

事見上年

自以為有大功宜代諸葛亮秉政而

亮平生密指以儀狷狹

密指蓋亮密以語諸僚佐特儀不知耳狷吉椽翻

意在蔣

琬儀至成都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從千容翻初

儀事昭烈帝為尚書琬時為尚書郎後雖俱為丞相

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謂年宦先琬才能

踰之先悉薦翻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音發於五內

咤此稼翻噴也此怒也五內五藏之內也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惟後

軍師費禕往慰省之費父沸翻省悉景翻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

云云師古曰猶言如此如此也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

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語牛倨翻處昌呂翻度徒洛翻落度失意

也令人追悔不可復及復扶又翻下同禕密表其言漢主廢儀

為民徙漢嘉郡漢嘉縣故青衣也漢順帝陽嘉二年改為漢嘉屬蜀郡屬國都尉蜀郡屬國安帝延光元年所

置蜀分為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

儀上時掌翻下遐稼翻儀自殺三月庚寅葬文德皇后文德郭后也郭后諡

日德甄后諡曰昭夏四月漢主以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費禕代琬為尚書令 帝好土功好呼既作許昌宮專

上卷太和六年又治洛陽宮諸葛亮死帝乃大興宮室晉士燮所起昭

陽太極殿水經注明帝上法太極於洛陽南築總章觀高十

餘丈舜有總章之訪相傳以為總章即明堂也觀闕力役不已

農桑失業司空陳羣上疏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

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喪息浪翻比

漢文景之時不過漢一大郡漢自秦項之爭民死於兵者多

重以武帝窮奢極欲又減其半平帝元始之初民戶一千三百二十

三萬二千六百一十二以班志考之汝南一郡戶四十六萬一千五

百八十七光武興於南陽至永和元年戶五十餘萬三國虎爭人衆

之損萬有一存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二百四十

三耳當此之時謂不過漢加以邊境有事將士勞苦將即若

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

多作傳舍典略曰備鎮成都拔魏延督漢中於是起館舍興費

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



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業宮室亦宜

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禦耳豈可復興役邪又復扶翻

下是固君之職蕭何之大畧也此指蕭何治未央宮事為言羣曰昔

漢祖惟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

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羣因帝蕭何之言以

陳善閉邪蕭何事見十一卷高帝七年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

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

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此皆指帝拒諫實事壞音

怪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少詩沼翻下同卓

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

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

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人蓋為百姓

也為于偽翻下同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凝定也停也言帝不為之留聽也不及

意遠矣帝乃爲之少有減省帝耽于內寵婦官秩石

擬百官之數西漢婦官十四等秩石視內外百官之數魏武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曰夫人昭儀婕妤容華美人文

帝增貴嬪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脩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

嬪夫人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脩容比亭侯脩儀比

關內侯婕妤比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一自貴人以下至掖庭千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人視千石

灑掃凡數千人灑所賣翻掃素報翻又並如字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

六人以爲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漢東都之末宮中有

女尚書處當奏事有不合上意區處其當而下之也畫可畫從其所奏省悉景翻處昌呂翻廷尉高柔上疏

曰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

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治直之翻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

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

朝宴之儀粗坐五翻見賢遍翻朝直遙翻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

定復可徐興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王立后三夫人九嬪

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嬪嬙之儀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

或復過之

嬪昆賓翻嬙慈良  
翻復扶又翻下同

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

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

媛美女也淑善也媛于絹翻

其餘

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如此則螽斯之

徵可庶而致矣

詩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

帝報曰輒克昌言他復以

聞

輒以昌言自克也楊子曰勝己之私之謂克

是時獵灋嚴峻殺禁地鹿者身

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復上疏曰中

間以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既減

親田謂躬親田畝者

加頃復

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訾

訾不

言不可計量也

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

里歲略不收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

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

卒讀日猝

將無以待之惟

陛下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

不悅豫矣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望見孟

津黃圖曰登之可以遠觀故曰觀觀古玩翻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

下國語周太子晉曰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四岳佐禹高高下下封崇九山決汨九川今而反之既非

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

為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少府楊阜上

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

元緒元始也緒絲端也言文帝克終武帝之志受禪易制此絲端所從始也誠宜思齊往古聖

賢之善治治直吏翻總觀季世放蕩之惡政曩使桓靈不

廢高祖之灑度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

施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處昌呂翻今吳蜀未定軍旅在

外諸所繕治惟陛下務從約節治直之翻帝優詔答之阜

復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堯土階三尺茅茨不翦禹卑

宮室而天下樂其業樂音洛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

以九筵耳

周官考工記曰殿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

室一筵 桀作璇室象廊

史記龜策傳曰桀為瓦室紂為象廊與此稍異

紂為傾宮鹿

臺

新序曰鹿臺其大三里高千仞臣贊曰今在朝歌城中

以喪其社稷

喪息浪翻

楚靈以

築章華而身受禍

楚靈王為章華之臺民不堪命從亂如歸王走而死于芋尹氏

秦始皇作

阿房二世而滅

事見七卷三十五年

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

之欲

度徒洛翻

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

為灋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為深誠而乃自暇自逸

惟宮臺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為

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驚怯敢忘爭臣之義

鴛音奴爭讀曰諱

言不切至不足以感悟陛下陛下不察臣言

恐皇祖烈考之祚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

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

叩近也御

也進帝感其忠言手筆詔答帝嘗著帽被縹綾半袖

著陟

略翻說文曰帽小兒蠻夷頭衣縹普沼翻青白色綾紋帛或謂之綺  
或謂之紋縉半袖半臂也晉志曰帽名猶冠也義取於蒙覆其首其  
本纚也古者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縉爲之後世施幘於冠因或  
裁纚爲幘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皆服之被皮義翻 阜問

帝曰此於禮何濼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濼服不

以見阜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

吏問後宮人數少府屬官有御府令典官婢員吏七十人吏從官三十人吏守舊令對

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數所具翻國家

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愈嚴憚之散騎

常侍蔣濟上疏曰昔句踐養胎以待用國語越王句踐困於會稽既反

國命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乳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

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昭王恤病以雪仇燕昭王於破燕

之後弔死問疾欲以報齊雪先王之恥故能以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今

二敵彊盛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謂當帝之身不能滅吳蜀後世之責必歸於帝

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舍讀曰捨專心討賊臣

以為無難矣中書侍郎東萊王基上疏曰按此則魏已改通事郎為

中書侍郎矣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

覆舟家語載孔子之言顏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

不已殆將敗矣荀子魯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善御乎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曰何以知之

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今東野畢之御上車

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執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進不已是以知之也今事役勞苦男女

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息犇駟

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

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

因謂之安見十四卷漢文帝六年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

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謂五大在邊尾大不掉非善計以詒後人也遺于季翻

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競強也社稷之

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言不特痛哭流涕長太息而已復扶又翻

下帝皆不聽殿中監督役擅收蘭臺令史

此殿中監以其時營造宮

室使監作殿中耳非唐殿中監之官也觀後所謂校事可知矣又據晉書輿服志大駕鹵簿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則魏時殿中監已有

定官蘭臺令史屬御史臺會要曰漢謂御史臺為蘭臺

右僕射衛臻奏案之詔曰殿

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也

推考

臻曰古制侵官

之灋

古者百官不相踰越左傳欒鍼曰侵官冒也

非惡其勤事也

惡鳥

誠以所

益者小所墮者大也

墮讀曰墮

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

魏武建國

置校事使察羣下

若又縱之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夷矣尚

書涿郡孫禮固請罷役帝詔曰欽納讜言

讜音黨

促遣

民作監作者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

成訖言欲成殿舍以訖事也監古銜翻

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

重直龍翻

稱詔罷民帝奇其意而

不責帝雖不能盡用羣臣直諫之言然皆優容之秋

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帝問侍中領太史令泰山高堂

隆

太史令屬太常隆以待中領之漢儒有高堂生魯人隆其後也姓譜齊公族有高堂氏風俗通齊鄉高恭仲食采於高堂

曰



此何咎也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易傳曰上不

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房

易傳之辭傳直此人君務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

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詔問隆吾聞漢武之時栢

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事見二十一卷漢武帝太初元年厭益涉翻下同其義

云何對曰夷越之巫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

曰栢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

無所厭也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清埽

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則萑莆嘉禾必生此

地萑山輒翻又色洽翻莆音蒲說文萑莆瑞草也竟時生於府廚扇暑而涼若乃疲民之力竭民

之財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 八月庚午立皇

子芳為齊王詢為秦王帝無子養二王為子宮省事

秘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楷任

城王彭之  
子任音壬

丁巳帝還洛陽

詔復立崇華殿

復扶更

名曰九龍

據高堂隆傳時郡國有九龍見因以名殿更工衡翻

通引穀水過九龍殿

前

水經注穀渠東歷故金市南直千秋門枝流入石迥伏流注靈芝九龍池

為玉井綺欄蟾蜍含

受神龍吐出使博士扶風馬鈞作司南車

司南車即指南車也崔豹

古今注曰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蚩尤作大霧士皆迷路乃作指南車以正四方述征記曰指南車上有木仙人持信幡車轉而入常指南

南水轉百戲

傅玄曰人有上百戲而不能動帝問鈞可動否對曰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繩擲劍緣繩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

鬪雞變巧百端

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

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

詩召南鵲巢之辭也

今興宮室起陵

霄闕而鵲巢之此宮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

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

天道無親惟與善人太戊武丁覩災悚懼故天降之

福

太戊桑穀生朝武丁飛雉雖鼎皆能戒懼轉災為福

今若罷休百役增崇德政則

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商宗轉禍為福而已哉帝

為之動容

為于為  
翻下同

帝性嚴急其督脩宮室有稽限者

立為期限以必其成  
及期而不成為稽限

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

常侍領祕書監王肅

漢桓帝延熹二年置  
祕書監秩四百石

上疏曰今宮室

未就見作者三四萬人

見賢  
遍翻

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

足以列六宮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

泰極謂  
太極殿

願陛下

取常食稟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

使一暮而更之

更工  
衡翻

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

事勞而不怨矣

易曰說以使  
民民忘其勞

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

亦不為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

農無窮之計也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前車駕當

幸洛陽發民為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

此營壘  
之營

既成

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目前之利

此營求  
之營

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為自今已後儻復使民又復扶

宜明其令使必如期以次有事寧使更發無或失信

謂始焉於甲處營造發民就役次焉於乙處營造不可仍用甲處就役之民寧使更發民以供乙處之役也凡陛下臨

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

謂為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卒讀曰猝下之之下音戶稼翻下同鈞其

死也無使汙于宮掖鈞與均同汙烏故翻而為遠近所疑且人命

至重難生易殺易以歧翻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

之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上

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見事

十四卷漢文帝三年下退稼翻臣以為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

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

以惑謬乎斯論誠足以矯張釋之之失言斯重於為己而輕於為君為于偽翻

不忠之甚者也不可不察 中山恭王袞疾病令官

屬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喪大記之言亟以時營東堂

堂成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為人君知樂不

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者也兄弟有不良之行樂音洛行

下孟當造郟諫之造郟諫郟前也造七到翻郟與膝同諫之不從流涕喻之

喻之不改乃白其母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

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

微過細故當掩覆之覆敷救翻冬十月己酉袞卒 十一

月丁酉帝行如許昌 是歲幽州刺史王雄使勇士

韓龍刺殺鮮卑軻比能自是種落離散刺七亦翻種章勇翻互相

侵伐疆者遠遁弱者請服邊陲遂安 張掖柳谷口

水溢涌魏氏春秋曰張掖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漢晉春秋曰氏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刪丹氏池二縣漢志皆屬張掖

晉志無之當是併省也五代志甘州張掖縣有大柳谷又後周廢金山縣入刪丹縣蓋歷代廢置無常疆土有離合也寶石

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及鳳凰麒麟白

虎犧牛璜玦八卦列宿字彗之象宿音秀亭蒲內翻彗徐芮翻又徐醉翻又祥歲

翻又有文曰大討曹石圖之文天詔書班天下以為嘉意蓋昭昭矣

瑞任令于綽連齋以問鉅鹿張琯任縣前漢屬廣平國後漢屬鉅鹿郡魏復屬廣

平郡師古曰任本晉邑也鄭皇頊奔晉為任大夫劉昫曰唐邢州任縣漢鉅鹿南崑縣地晉置任縣治苑鄉城連齋者連詔書及班下石

圖齋以問張琯也張琯兼內外學故以問之琯徂悶翻又在甸翻祖悶翻琯密謂綽曰夫神以知

來不追既往祥兆先見而後廢興從之見賢今漢已

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

而將來之符瑞也後人以此為晉繼魏之徵牛繼馬帝使

人以馬易珠璣翡翠玳瑁於吳珠不圓者為璣又曰璣瑁為璣玳徒耐翻瑁蒲佩翻

吳主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愛焉盡以

與之

四年春吳人鑄大錢一當五百杜佑曰孫權嘉平五年鑄大泉一當五百文曰大泉

五百經一寸三分重十二銖三月吳張昭卒年八十一昭容貌矜

嚴有威風吳主以下舉邦憚之 夏四月漢主至湔

登觀阪觀汶水之流 湔即漢之湔氏道屬蜀郡汶水即嶓江水也嶓江出氏道西徼外嶓山東流歷都安

縣沈約曰縣蜀所立水經注曰都安縣有桃關蜀守李冰作大堰于此謂之湔壩亦曰湔堰觀阪在其上裴松之曰湔音翦晉書音義汶

讀與嶓同諸葛亮既沒漢主游觀莫之敢止 旬日而還 還從宣翻 武都氏符健

請降於漢 以此觀之諸氏固先有符姓矣不待蒲堅以背文草付之祥乃姓符也杜佑曰氏者西戎別種漢武帝開武都

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在上祿或在河隴左右魏武令夏侯淵討叛氏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是曰楊氏

符堅之先是曰符氏楊氏符氏同出略陽世為婚姻降戶江翻 其弟不從將四百戶來降

五月乙卯樂平定侯董昭卒 諡法大慮靜民曰諡純行不爽曰定 冬十

月己卯帝還洛陽宮 甲申有星孛于大辰 公羊傳曰大辰者何

大火也何休注曰大火與伐天之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之所以取正故謂之大辰蔡邕曰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陳卓曰自氏

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於辰在卯亭蒲內翻 又孛于東方高堂隆上疏曰凡

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 所謂園丘方澤南北郊及社稷

也神位 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廡庫為次

居室爲後

記曲禮之言

今園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

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

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費略齊民不堪命皆

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

威

書皋陶謨之言孔安國注曰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入君之行用民爲聰明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

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效也

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夫采

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

采椽即采來之木爲椽不加斲削也

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

張蘊古曰彼昏不知瑤其臺而

瓊其室文選東都賦注曰紂爲瓊室以瓊瑤飾之

今宮室過盛天彗章灼

彗祥歲翻音又見上

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祗聳之禮不宜有忽

以重天怒隆數切諫

數所角翻下同

帝頗不悅侍中盧毓進

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乃

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帝乃解毓植之子也

十二月



癸巳頽陰靖侯陳羣卒諡法恭己鮮言曰靖寬樂令終曰靖羣前後數陳

得失數所角翻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

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言拱手而已獸無一言正始中詔撰

羣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撰雜免翻朝士乃見羣諫事皆

歎息焉袁子論曰或云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

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道者言也答

曰夫仁者愛人施之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今為

人臣見人主失道力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

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談論終日未嘗言

人主之非書數十上上時掌翻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

乎長者矣乙未帝行如許昌詔公卿舉才德兼

備者各一人司馬懿以兗州刺史太原王昶應選兗州

統陳留東郡濟陰任城東平濟北泰山昶丑兩翻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

沈沈時林翻名其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

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

亡晚就而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寒

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論語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歟孔子曰吾見其居於位

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

為彊鮮不遂矣鮮息淺翻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

機也譽音余惡鳥路翻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見論語以聖

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人或毀

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

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當丁浪翻

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重直

龍翻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祖之所以戒子姪如此然高貴鄉公之難王沈陷於不忠平吳

之役王渾與王濬爭功馬伏波萬里還書以戒兄子固無益於兄子也

景初元年

以改歷紀元景初

春正月壬辰山在縣言黃龍見

在山

前漢曰在縣後漢及魏晉曰山在屬泰山郡師古曰在士疑翻應劭音溜裴松之音仕裡翻見賢遍翻

高堂隆以為

魏得土德故其瑞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以神明

其政變民耳目帝從其議三月下詔改元以是月為

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

是月春三月也殷為地正

以建丑十二月為歲首服色尚黃以土代火之次犧牲用白從殷也

更命太和歷曰景初歷

和

歷注見目錄七卷太和元年更工衡翻

五月己巳帝還洛陽

己丑大赦

六月戊申京都地震

己亥以尚書令陳矯為司

徒左僕射衛臻為司空

晉志曰尚書僕射漢本置一人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邵為尚書左

僕射僕射分置左右蓋自此始自晉迄于江左省置無恆置二則為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為省主若左右並闕

則置尚書僕射以主左事

有司奏以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

魏高祖帝為魏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

沈約曰時羣公有司始奏

更定七廟之制曰武皇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為魏太祖文皇帝繼天革命應期受禪為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華夏興制禮樂為魏

烈祖明帝在阼而其下先擬定廟號非禮也諡法有功安民曰烈秉德尊業曰烈

孫盛論曰夫諡以

表行行下孟翻廟以存容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

豫自尊顯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矣羣司百執事之臣也秋七

月丁卯東鄉貞公陳矯卒諡法不隱無屈曰貞清白守節曰貞公孫淵

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數所角翻帝欲討之以荊州刺史

毋丘儉為幽州刺史毋丘複姓毋音無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

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卒讀曰碎聊可以此方

無用之士克定遼東鄭玄曰聊且略之辭光祿大夫衛臻曰儉所

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稱舉也寇

亂邊境而猶按甲養士未果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

故也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度康淵凡三世長知兩翻外撫戎夷內

脩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卷讀曰捲知其妄

矣帝不聽使儉帥諸軍及鮮卑烏桓屯遼東南界帥讀

日璽書徵淵淵遂發兵反逆儉於遼隧

遼隧縣二漢屬遼東郡晉志無

其地蓋在遼水東岸水經注玄菟郡高句麗縣有遼山小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隧縣入于大遼水璽斯氏翻

會天雨十

餘日遼水大漲儉與戰不利引軍還右北平淵因自

立為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遣使假鮮卑單于璽封

拜邊民誘呼鮮卑以侵擾北方

誘音西

漢張后殂

九月冀兗徐豫大水

冀州統趙鉅鹿安平平原樂陵勃海河間博陵清河中山常山徐州統彭城下邳東

海琅邪廣陵臨淮豫州統潁川汝南汝陰梁沛譙魯弋陽安豐

西平郭夫人有寵於帝

夫

河右大族黃初中以本郡反叛沒入宮

毛后愛弛帝游後園曲宴極樂

曲宴禁中

之宴猶言私宴也樂音洛下同

郭夫人請延皇后帝不許因禁左右使

不得宣

宣布也露其事也

后知之明日謂帝曰昨日游宴北園

樂乎

後園在洛城北隅

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庚辰賜后

死然猶加諡曰悼

諡法中年早夭曰悼肆行無禮曰悼

癸丑葬愍陵遷其

弟曾為散騎常侍

冬十月帝用高堂隆之議營洛

陽南委粟山爲圓丘

魏氏春秋曰洛陽有委粟山在陰鄉魏時營爲圓丘孔穎達曰委粟山在洛陽南二

十 聖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撫殘缺以備

郊祀四百餘年廢無禘禮

撫之石翻禮五年一禘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審諦昭穆而

祭于太祖也禘所以異於祫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廟與祫同未毀廟之主則各就其廟以祭此其異也春秋吉禘于莊公左傳晉人曰

寡君之未禘祀杜預注曰禘祀三年之吉祭也僖八年禘于太廟杜預曰三年大祭之名二者不同禮有禘有大禘以下文觀之則此乃

禮記祭法所謂郊禘之禘鄭氏注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也

曹氏世系出自

有虞今祀皇皇帝天於圓丘以始祖虞舜配祭皇皇

后地於方丘以舜妃伊氏配

舜妃堯女也堯伊祁氏

祀皇天之神

於南郊以武帝配祭皇地之祇於北郊以武宣皇后

配 廬江主簿呂習密使人請兵於吳欲開門爲內

應吳主使衛將軍全琮督前將軍朱桓等赴之既至

事露吳軍還

琮祖宗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諸葛恪至丹陽移書四

部屬城長吏

四部當作四郡謂吳郡會稽新都鄱陽皆與丹陽鄰接山越依阻出沒故令各保其疆界也或曰四部謂

東西南北四部都尉也 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

令屯居乃內諸將羅兵幽阻使諸將入扼幽阻之地故謂之內內讀曰納但繕

藩籬不與交鋒俟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

種芟所銜翻種章勇翻舊穀既盡新穀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

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降戶江翻首式救翻恪乃復敕下曰復扶

不得嫌疑有所拘執白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白陽既置

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民聞伉坐執人被戮伉胡朗翻又去浪翻

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

皆如本規歲期人數見上卷青龍二年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吳

主嘉其功拜恪威北將軍威北將軍亦孫氏所創置封都鄉侯徙屯

廬江皖口皖水自霍山縣東南流三百四十里入大江謂之皖口皖戶版翻

是歲徙長安

珍微宋版

鍾簏橐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簏音巨佗徒反聲

聞數十里問音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霸城即漢京北霸陵縣故城也

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

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高古號翻置內殿

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水經注大夏門內東側陬城有景陽山即芳林園之西北陬也

裴松之曰芳林園即今華林園齊王芳即位改曰華林園陬將侯翻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樹松

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司徒軍議

掾董尋上疏諫曰漢公府無軍議掾此官魏置也掾俞絹翻臣聞古之直士盡

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

后於人婢周昌注已見前劉輔事見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元年天生忠直雖白刃

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天下也偽于建安

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

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



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此皆聖明之所不

與也其功三倍於殿舍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

以文繡被皮義翻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

土方穴土為方也漢書所謂方中亦此義面目垢黑衣冠了鳥了鳥衣冠摧傲之貌毀國

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

君以忠見論語孔子對魯定公之辭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

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司馬

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遷答任安書曰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

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高堂隆上疏

曰今世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好呼到翻求

取亡國不度之器不度之器謂長安鍾簾臺侏銅人承露盤也勞役費損以傷

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帝不聽隆

求

又上疏曰昔洪水滔天二十二載

隆之此言蓋取鮒力載績用弗成禹洽兗州作

十有三載乃同合以為二

十二載之數載于亥翻 堯舜君臣南面而已今無若時

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

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

地小虜聚邑之寇

白地謂大幕不生草木多白沙也小虜謂烏桓鮮卑也聚邑之寇謂盜賊竊發屯據鄉邑

者乃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

衡所以稱輕重爭衡者言吳蜀自謂國執與中國鈞

無所輕重也

今若有人來告權禪並脩德政輕省租賦動

咨者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

路以為難卒討滅

卒讀曰猝

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

二賊並為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賦斂

斂力瞻翻

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幸彼疲敝而取

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

矣

度徒洛翻義禮也高堂隆之論諫可謂深切著明矣

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

於亡賢聖之君自謂亡然後至於不亡今天下彫敝

民無儋石之儲儋丁濫翻國無終年之蓄外有疆敵六軍

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

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將子亮翻奉扶用翻

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稟賜稟筆錦翻給也不

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

少於昔參三分也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

相繼此蓋犒饗工徒度支經用不足以給故賦牛肉以供之度徒洛翻反而推之凡此諸費

必有所在指言諸費皆在於營繕也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

吏民而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

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帝覽之謂中書監令曰

觀隆此奏使朕懼哉中書監令典奏事因觀隆奏遂以語之尚書衛覲上疏

曰今議者多好悅耳覲音冀好呼到翻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

堯舜

治直吏翻

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為不然

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

為于偽翻

是與

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

下不善留意將遂凋敝難可復振

復扶又翻

武皇帝之時

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

緣俞絹翻茵蓐之字

從草蓋古人用草為之後世鞞字有旁從革者用皮為之也衲褥二字有旁從衣者用帛為之也古樸散而文飾盛又從而加緣飾焉觀

書顧命敷席有黼純綴純畫純玄粉純之別則成周之時已然矣純之尹翻緣也

器物無丹漆

古者朴素舜造漆器

而羣臣諫者不止況加丹乎

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

所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計校府庫量入為出

猶恐不及

量音良

而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

帑徒朗翻

藏徂浪翻

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

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

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

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時有詔錄

奪士女

錄收也

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聽以生

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首者內之掖庭

姿謂有色者首謂鬢髮者

太

子舍人沛國張茂上書諫曰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

民亦陛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

妻妻弟也

妻妻下七細翻

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得以生

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

貧者舉假貸貫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為

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喜

而失妻者必有憂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

而不得萬姓之懽心者鮮不危殆

鮮息淺翻

且軍師在外

數十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

役猶將不給况復有掖庭非員無錄之女

非員謂出於員數之外者

無錄謂宮中錄籍無其名者復扶又翻

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孟翻內外

交引其費半軍

謂其費與給軍之費相半也

昔漢武帝掘地為海封

土為山

掘地為海謂開昆明池封土為山謂作三神山漸臺也

賴是時天下為一莫

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

載子亥翻下同

馬不捨

鞍士不釋甲疆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戰戰業業

念崇節約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作玩弄之物

晉志少府

統中左右三尚方

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

以騁寇讎之心矣

騁丑郵翻

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為漢

武帝之侈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不聽

舍讀曰捨竊為于偽翻

高堂隆疾篤口占上疏曰

疾篤不能自書故口占而使人書之

曾子有言

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見論語

臣寢疾有增無損常恐

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願陛下少垂省覽

省悉景翻

臣

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數百載尺土莫非其

有一民莫非其臣然癸辛之徒縱心極欲皇天震怒

宗國為墟紂梟白旗武王斬紂首懸之太桀放鳴條商湯破桀

於鳴條遂放之於南巢孔安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

人皆明王之胄也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

長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晉書五行志黃初元年未央宮中有燕生

鷹口爪俱赤長知兩翻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司馬氏之事隆固逆知之矣

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棊跣鎮撫皇畿翼亮帝

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書蔡仲之命之辭民詠德政則延期

過厯下有怨歎則輟錄授能錄圖錄也由此觀之天下乃

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詔深慰勞之

未幾而卒勞力到翻幾居豈翻陳壽評曰高堂隆學業脩明志

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

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謂是年黃龍見之議也意過其通謂意料之說執之

甚堅反過其學之所通習者也

帝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

曰

毓余

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

啖徒覽翻

噍也食也又徒濫翻

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

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

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

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言唐虞之治也

今考績之灋

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

言

渾胡本翻

詔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灋邵作都官考課

灋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

說略者說考課之大略也

詔下百官議

下還稼翻

司隸校尉崔林曰案周官考課其文備矣

周冢宰總百官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其詳見於周禮

自康王以

下遂以陵夷此即考課之灋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

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



猥積也卒倉粹也讀曰粹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

以綱為譬也衆毛不整振其領以裘為譬也臯陶仕虞伊尹臣殷

不仁者遠用論語子夏答樊遲之言陶音遙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

辟詩烝民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注云汝施行法度於是百君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

黃門侍郎杜恕曰明試以功三載考績誠帝王之盛

制也然歷六代而考績之灋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

文不垂六代唐虞夏商周漢七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關通也臣誠以為其灋可粗

依其詳難備舉故也粗坐五翻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灋

若使灋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

伊呂之輔矣契息列翻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為綴京

房之本旨漢京房有考功課吏法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

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為未盡善也濟子禮翻治直吏翻其欲

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四科即漢左雄所上黃瓊所增者也見五十二卷順帝漢安二年皆

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兩長知翻轉以

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

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為課州郡之濳濳

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

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周官

考工記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

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眾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

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

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師古

曰此語出於慎子班固引以贊婁敬叔孫通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辦課可

以致雍熙者哉焉於虔翻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

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執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雖仲

尼為課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司空掾

北地傳嘏曰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

名責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治直之翻本綱未舉而造

制末程綱維絃繩網總也舉綱則眾目張矣言所繫者大也十髮為程一程為分言其細也又曰程品式也國略

不崇而考課是先國略國經也先心薦翻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

精幽明之理也聊料音議久之不決事竟不行臣光

曰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治直吏翻而知人之道聖賢所

難也書皋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是故求之於毀譽則愛

憎競進而善惡渾殺譽音余渾戶本翻考之於功狀則巧詐橫

生而真偽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為

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羣下之能否焯然形於目中無

所復逃矣焯職略翻明也復扶又翻苟為不公不明則考課之灋適

足為曲私欺罔之資也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狀

者迹也己之心不能治治直之翻下同而以考人之迹不亦

難乎爲人上者誠能不以親疎貴賤異其心喜怒好

惡亂其志好呼到翻 惡烏路翻欲知治經之士則視其記覽博洽

博廣也大也 通也洽徧也講論精通斯爲善治經矣欲知治獄之士

則視其曲盡情僞無所冤抑斯爲善治獄矣欲知治

財之士則視其倉庫盈實百姓富給斯爲善治財矣

欲知治兵之士則視其戰勝攻取敵人畏服斯爲善

治兵矣至於百官莫不皆然雖詢謀於人而決之在

己雖考求於迹而察之在心研覈其實而斟酌其宜

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書傳也安得豫爲之

法而悉委有司哉温公之論善矣然必英明之君然後能行之 自漢以下循名責實莫孝宣若也宣帝之政

非由師傳之論教公輔之啓沃也公所謂不 可以口述不可以書傳其萬世之名言也歟或者親貴雖不能

而任職疎賤雖賢才而見遺所喜所好者敗官而不

去所怒所惡者有功而不錄喜許記翻 好呼到翻 敗補邁翻 惡烏路翻詢謀於

人則毀譽相半而不能決考求其迹則文具實亡而

不能察雖復爲之善灋復扶又翻繁其條目謹其簿書安

能得其真哉或曰人君之治治直吏翻大者天下小者一

國內外之官以千萬數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

獨任其事哉曰非謂其然也凡爲人上者不特人君

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屬

官之上三公居百執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

在下之人爲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太

守奚煩勞之有哉古人有言曰舉一綱衆目張又曰正其本萬事理此之謂也而所謂本者豈易言哉或

曰考績之灋唐虞所爲京房劉邵述而修之耳烏可

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灋

也寬其責成也遠是故鯨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

後治其罪事見尚書治其罪謂殛鯨於羽山也治直之翻下同禹之治水九州攸同

四隩既宅然後賞其功隩於六翻事亦見尚書賞其功謂錫禹以玄珪也非若京

房劉邵之濫校其米鹽之課責其旦夕之效也事固

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非可行於唐虞

而不可行於漢魏由京房劉邵不得其本而犇趨其

末故也趨七喻翻初右僕射衛臻典選舉中護軍蔣濟

遺臻書曰蔣濟已自中護軍遷護軍將軍此復書中護軍蓋先時事也遺于季翻漢主遇亡虜

為上將謂韓信周武拔漁父為太師謂呂望布衣廝養廝音斯養

羊尚翻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曰不然子欲

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謂草創之規略不可用於承平之時也好不

經之舉好呼到翻經常也開拔奇之津津江河濟度之要故以為喻將使天下

馳騁而起矣盧毓論人及選舉皆先性行而後言才

先悉薦翻行下孟翻黃門郎馮翊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為

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

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服其言

中竹仲翻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四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  
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桂國河內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魏紀六起著雍敦牂盡旃蒙赤奮若凡八年

烈祖明皇帝下

景初二年春正月帝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  
討遼東討公孫淵也留司馬懿於長安以備蜀也諸葛亮死乃敢召之遠略將即亮翻議臣或以爲

四萬兵多役費難供議臣當時謀議之臣也帝曰四千里征伐續漢

志遼東郡在洛陽東北三千六百里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

也帝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淵棄城豫



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遼東當作遼水坐守襄平

此成禽耳襄平縣漢遼東郡治所公孫淵所都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

唯明智能審量彼我量音良乃豫有所割棄此既非淵

所及又謂今往孤遠言孤軍遠征也不能支久必先拒遼水

後守襄平也帝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

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公孫淵聞之

復遣使稱臣求救於吳吳人欲戮其使欲報張彌許晏之忿也事見七

十二卷青龍元年復扶又翻使疏吏翻羊術曰術古道字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

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

成要一遙翻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形

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

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吳主曰善乃大勒

兵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左傳狄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詩云豈不懷

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 必與弟同休戚 淵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為兄弟之

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 國故權因而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之 此晉史臣為此

稱之為弟 語耳權必無此 帝問於護軍將軍蔣濟曰孫權其救遼 言為于偽翻

東乎濟曰彼知官備已固 魏晉之間謂國家為官 利不可得深入

則非力所及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

不動況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 亦謂斬張彌許晏也 今所以

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 譎古穴翻詐也 疑之於我我之不克

冀其折節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

守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得輕兵掩襲未可測也

淺規謂規圖淺攻不敢深入吳君臣之為謀已不逃蔣濟所料矣 帝問吏部尚書盧毓誰

可為司徒者毓薦處士管甯 處昌呂翻 帝不能用更問其

次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暨 行下孟翻 亮直清方

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二月癸卯

以韓暨為司徒 漢主立皇后張氏前后之妹也立

王貴人子璿為皇太子 璿句緣翻 瑤為安定王大司農河

南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情性好尚於秘書郎郤正 東漢

以馬融為秘書郎詣東觀典校書秘書郎蓋自融始好呼到翻下同郤綺戟翻 正曰奉親虔恭夙夜

匪懈有古世子之風 懈古監翻 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

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 謂其才行不逾中人也 吾今所問

欲知其權略智謀何如也 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

竭歡 承志謂承君父之志竭歡謂左右就養承顏順色以盡親之歡 既不得妄有施為智謀

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 焉於

光知正慎宜 慎宜者謹言語擇其所宜言乃言也 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

言無所回避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自然不可

力彊致也 彊其兩翻 儲君讀書甯當倣吾等竭力博識以

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 按漢書音義作簡策難問例置

案上在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卽探策也若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探吐南翻當務其急者

正深謂光言爲然正儉之孫也儉爲益州刺史漢靈帝中平五年爲盜賊所殺

吳人鑄當千大錢杜佑曰孫權赤烏元年鑄一當千大錢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夏四月

庚子南鄉恭侯韓暨卒 庚戌大赦 六月司馬懿

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大將軍卑衍楊祚姓諸卑卑耳國之後或云鮮卑

之後蔡邕胡太傅碑有太傅掾雁門卑登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

考異曰晉宣紀云南北六七十里今從淵傳諸將欲擊之懿曰賊所以堅壁欲

老吾兵也今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巢窟

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昌

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趣七

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首山在襄平西南淵復使衍

等逆戰復扶又懿擊大破之遂進圍襄平秋七月大

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遼口遼水津渡之口也雨

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

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

晉職官志魏制諸公加兵者置

都督令史一人

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

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俱進晝夜不息

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

事見七十一卷太和二年

今者遠來

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

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

淹留也言所留之糧不支一月也

以一月圖

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為之

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

競爭也懿之語珪猶有度辭蓋其急攻孟達豈特與糧競哉懼吳蜀

救兵至耳

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

爾如此也

功力不設

雖當促之亦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

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

抄楚交翻

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

言善兵者能因事而變化也

賊憑衆恃兩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

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懿知淵可禽欲以全取之朝廷聞師遇兩咸

欲罷兵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兩

鬻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楯干也攻城之士以扞蔽其身櫓樓車登

之以望城中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衝衝車也以衝城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

窘巨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將楊祚等降八月淵

使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請解圍却兵當君臣面

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

羊迎之左傳楚莊王圍鄭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孤天子上公漢太傅位上公

懿時為太尉而自謂上公以太尉於三公為上也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得禮

邪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相為斬之為于若意有未

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少詩照翻淵復遣侍中衛演

乞克日送任送任謂送質子也復扶又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

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但有降

與死耳降戶江翻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死也不須送任

壬午襄平潰淵與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

急擊之斬淵父子於梁水之上班志遼東郡遼陽縣注云大梁水西南至遼陽入遼

水水經注小遼水出玄菟高句麗縣遼山西南流逕襄平縣入大梁水水出北塞外西南流而入於遼水懿既入城誅

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為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於其上

謂之京觀遼東帶方樂浪玄菟四郡皆平漢帶方縣屬樂浪郡公孫氏分

立郡陳壽曰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以南荒地為帶方郡倭韓諸國羈屬焉樂浪音洛琅菟同都翻淵之將反也

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綸姓直名其先以邑為姓淵皆殺之懿乃封

直等之墓顯其遺嗣釋淵叔父恭之囚淵囚恭事見七十一卷太和二年

中國人欲還舊鄉者恣聽之遂班師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閉壁若無能

為者及討公孫淵智計橫出鄙語有云基逢敵手難藏行其是之謂乎初淵兄晃為恭任子在

洛陽先淵未反時數陳其變先悉薦翻數所角翻下同欲令國家討

淵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吳數陳淵之必反非同逆者也

帝欲殺之以絕其類刑之於市則無名故欲就獄殺之廷尉高柔上疏曰臣竊聞晁

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為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

司馬牛之憂司馬牛宋司馬桓離之弟也離凶惡牛憂之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謂離之積惡將死亡無日祁

奚明叔向之過左傳晉人逐欒盈殺羊舌虎囚虎兄叔向祁奚見范宣子曰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以虎

也棄社稷宣子言諸公而免之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為晁信有言宜貸

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

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著直略翻引分即引決也四方觀國或疑此

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晁及其妻子飲於賜

以棺衣殯斂於宅宅晁所居者斂力贍翻九月吳改元赤烏權

赤烏集於殿前改元吳步夫人卒初吳主為討虜將軍在吳娶

吳郡徐氏太子登所生庶賤吳主令徐氏母養之徐

氏妬故無寵及吳主西徙謂自吳而西徙都武昌也徐氏留處吳而



臨淮步夫人寵冠後庭步夫人隲之族也處昌呂翻冠古玩翻吳主欲立為

皇后而羣臣議在徐氏吳主依違者十餘年依違不決也

會步氏卒羣臣奏追贈皇后印綬綬音受徐氏竟廢卒

於吳吳主使中書郎呂壹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

書壹因此漸作威福深文巧詆排陷無辜毀短大臣

纖介必聞太子登數諫數所角翻下同吳主不聽羣臣莫敢

復言復扶又翻皆畏之側目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

訕國政訕山諫翻吳主怒收嘉繫獄驗問時同坐人皆畏

怖壹其時與嘉同坐者坐徂臥翻並言聞之侍中北海是儀獨云無

聞是姓儀名儀本姓氏孔融噉儀以氏字為民上無頭遂改姓是遂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

羣臣為之屏息為于偽翻屏必卸翻屏息不敢舒氣也儀曰今刀鋸已在臣

頸臣何敢為嘉隱諱自取夷滅為不忠之鬼顧以聞

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吳主遂舍之舍讀曰捨

嘉亦得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壹亂國每言

之輒流涕壹白丞相顧雍過失吳主怒詰責雍詰去吉翻

黃門侍郎謝玄語次問壹玄與宏同乎萌翻顧公事何如壹曰

不能佳玄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玄曰

得無潘太常得之乎壹曰君語近之也近其斬翻玄曰潘

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無因耳謂欲奏舉其罪而非太常之職故其道無因也今

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漢制丞相御史舉奏百官有罪者壹大懼

遂解散雍事潘濬求朝詣建業濬本留武昌朝直遙翻欲盡辭極

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至建業而知太子數言壹事而不見從濬

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以身當擅殺之罪為

國除患為于偽翻下同壹密聞知稱疾不行西陵督步騭上

疏曰顧雍陸遜潘濬志在竭誠寢食不甯念欲安國

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

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課其殿最監古銜翻殿丁甸翻賢曰殿軍後也課居

後也最凡要之先也課居先也此三臣思慮不到則已豈敢欺負所天

乎也君天左將軍朱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

受之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主者據軍吏也死於杖下據哀

其無辜厚棺斂之棺古玩翻斂力驗翻壹又表據吏為據隱故厚

其殯吳主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日典

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劉助覺其事而言之吳主大感悟曰朱

據見枉况吏民乎乃窮治壹罪治直之翻賞助百萬丞相

雍至廷尉斷獄斷丁翻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

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乎道言也壹叩頭

無言時尚書郎懷敘懷敘敘名姓譜無懷氏之後面詈辱壹雍責叙

曰官有正灋何至於此有司奏壹大辟辟毗亦翻或以為

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殷紂用炮烙之刑項羽燒殺紀信漢武帝焚蘇文於橫橋然未以為刑名也王莽作

焚如之刑後世不復遵用裂謂車裂古之轅刑吳主以訪中書令會稽闕澤會古外

也左傳齊有大夫闕止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復扶又吳主

從之壹既伏誅吳主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

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諸葛瑾步騭朱然

呂岱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諸葛

瑾字子瑜步騭字子山朱然字義封呂岱字定公瑾渠各翻騭職日翻並咨以時事當有所先

後謂時事所當行何者為先何者為後也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

悉推之伯言承明推吐雷翻陸遜字伯言潘濬字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

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有不自安之心怖

布聞之悵然深自刻怪刻怪也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

行行下孟翻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能悉中中竹仲翻獨當

己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

何緣乃至於此乎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

二色謂班白也少  
詩照翻長知兩翻

以謂表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

相保

分扶  
問翻

義雖君臣恩猶骨肉榮福喜戚相與共之

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言行事是則君臣同  
其是非則同其非也諸君

豈得從容而已哉

從千  
容翻

同船濟水將誰與易

易如  
字

齊桓

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

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

省悉  
景翻

而諸君諫諍未出

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

於管子何如耳

下之於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意孫權自謂優於  
齊桓而責其臣以管子使吳誠有管子亦不敢

盡言於權觀諸  
陸遜可見矣

冬十一月壬午以司空衛臻為司徒

司隸校尉崔林為司空 十二月漢蔣琬出屯漢中

乙丑帝不豫 辛巳立郭夫人為皇后 初太祖

為魏公以贊令劉放

鄧縣漢屬沛郡王莽改曰贊治魏分屬譙  
郡或曰贊相也凡出令使之贊相因以為

官名蓋魏武  
霸府所置也參軍事孫資皆為秘書郎文帝即位更名

祕書曰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遂掌機密漢桓帝延熹二年置祕書

監魏武為魏王置祕書令丞典尚書奏事黃初初改為中書置監令中書有監令自此始自魏及晉遂為要官荀勗所謂鳳凰池也更工

衡帝即位尤見寵任皆加侍中光祿大夫封本縣侯

放涿郡方城人資太原中都人是時帝親覽萬機數興軍旅數所角翻腹心之

任皆二人管之每有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

擇而行之中護軍蔣濟上疏曰此疏亦是濟為中護軍時所上通鑑因敘放資事而

書之於此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

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蓋謂文帝時也或曰謂受遺大臣也陛

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

權在下則眾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

臣願無忘之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

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便毗連翻辟讀曰僻今外所言輒云中

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

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謂因人主疲倦之時有所

割割而制斷也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

有此端私招朋援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否音鄙譽音余功負

賞罰必有所易負罪也易則賞罰不當乎功罪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

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

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言放資日

在左右狎而信之不復覺其為姦非若早聞忠言自覽萬機外以示經意國事則放資之形際必呈露而不可掩矣復扶又翻見賢遍翻

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適丁歷翻

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

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調徒鈞翻以琴瑟為喻也遠與黃唐

角功角者兩兩相當也黃唐黃帝唐堯近昭武文之績豈牽近習而已

哉然人君不可悉任天下之事必當有所付若委之

一臣自非周公旦之忠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權敗官

之敝

敗補 邁翻

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

少詩 沼翻

行戶 孟翻

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

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專吏謂專任放資

帝不聽

自此以前皆非此年事通

鑑因放資患失之心以誤帝託孤之事遂書之於此以先專

及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

子燕王宇為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

曹爽

魏制領軍將軍主中壘五校武衛等三營武衛將軍蓋領武衛營也太祖以許褚典宿衛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後

又遷武衛將軍於是武衛始有將軍之號晉泰始初罷武衛將軍官

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

秦朗等對輔政爽真之子肇休之子也帝少與燕王

宇善故以後事屬之

少詩照翻屬之欲翻

劉放孫資久典機任獻

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

其能復幾

殿中畜雞以司晨棲於樹上因謂之雞棲樹獻肇指以喻放資一言而發司馬氏篡魏之機言之不可不謹也

如是夫以此觀獻肇之輕脫又何足以託孤哉復扶又翻幾居豈翻

放資懼有後害陰圖間之

間古 莫翻

燕王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放資入臥內問曰



燕王正爾為

言其性恭良為事正如此也

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

任故耳帝曰誰可任者時惟曹爽獨在側放資因薦

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相參帝曰爽堪其事不

不讀曰否

爽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

附耳語之也

臣以死奉

社稷帝從放資言欲用爽懿既而中變敕停前命放

資復入見說帝

復扶又翻見賢遍翻說輸茂翻

帝又從之放曰宜為手

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即上牀執帝手強作之

強其兩翻

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

流涕而出

考異曰放傳曰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為放資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

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否放資因贊成之又添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帝納其言放資既出帝意復變詔止宣王勿來尋更見放資

曰我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命更為詔帝獨召爽與放資俱受詔命遂免宇獻肇朗官按陳壽當晉世作魏志若言放資本情

則於時非美故遷就而為之諱也今依習鑿齒漢晉春秋郭頌世語似得其實

甲申以曹爽為大將

軍帝嫌爽才弱復拜尚書孫禮為大將軍長史以佐

之為下爽出孫禮張本復扶又翻是時司馬懿在汲時自遼東還師次於汲也汲縣自漢以來屬河內郡

帝令給使辟邪辟邪給使之名猶漢丞相倉頭呼為宜祿也齋手詔召之先是

燕王為帝畫計先悉薦翻為于偽翻以為關中事重宜遣懿便道

自軹關西還長安關中事重謂備蜀及撫安氏羌也軹縣屬河內郡賢曰軹故城在洛州濟源縣東南五代

志軹關在河內郡王屋縣杜佑曰軹關在河南府濟源縣界事已施行懿斯須得二詔前

後相違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朝朝直遙翻

三年春正月懿至入見見賢遍翻帝執其手曰吾以後事

屬君見賢遍翻屬之欲翻君與曹爽輔少子少詩照翻死乃可忍吾忍

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復扶又翻乃召齊秦二王以

示懿別指齊王芳謂懿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

諦丁計翻審也又教齊王令前抱懿頸懿頓首流涕是日立

齊王為皇太子帝尋殂陳壽曰年三十六裴松之曰按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文帝始納甄

后明帝應以十年生計至此年正月整二十四年耳時改正朔帝沈

資治通鑑 七十四 魏紀 烈祖明皇帝 十 中華書局聚

毅明敏

沈持林翻

任心而行料簡功能

聊音

屏絕浮偽

屏必鄧翻

行師動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略性特

彊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

孟行戶翻

及其父

兄弟第一經耳目終不遺忘

志巫放翻

孫盛論曰聞之

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

吃居乞翻言蹇也

而沈毅好斷

沈持林翻好呼到翻斷丁亂翻

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

方任處之

謂使曹休鎮淮南曹真鎮關中司馬懿屯宛也處昌呂翻

政自己出優禮大

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

此其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

詩曰宗子維城此言

帝猜己宗室以上魏

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太子即位

年八歲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加曹爽司馬懿侍中

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晉職官志曰持節都督無定員前漢遣使始有

持節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時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為相始遣大將軍督之二十一年征孫權還遣夏侯惇督二十六

軍是也文帝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又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內外諸軍矣錄尚書事漢

東都諸公之重任也今爽懿既督中外諸軍又錄尚書事則文武大權盡歸之矣自此迄於六朝凡權臣壹是專制國命諸所

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曰以者非遺詔真有此指也爽懿各

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內更工衡翻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

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或問使爽能守此而不變可以免魏室之禍否曰貓鼠不可以同穴

使爽能率此而行之亦終為懿所啖食耳初并州刺史東平畢軌姓譜畢本畢公高之後及

鄧颺李勝何晏丁謐颺余章翻又余亮翻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

趨時附執明帝惡其浮華趨七喻翻惡鳥路翻皆抑而不用曹爽

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為腹心晏進之孫謐

斐之子也何進見漢靈帝紀丁斐事見六十六卷獻帝建安十六年晏等咸共推戴爽

以為重權不可委之於人丁謐為爽畫策為于偽翻使爽

白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

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己得制其輕重也爽從之為下懿族

爽等張本二月丁丑以司馬懿為太傅以爽弟羲為中領

軍訓為武衛將軍彥為散騎常侍侍講以在少帝左右令侍講說侍講

之官起乎此也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從才用翻出入禁闈貴寵

莫盛焉爽事太傅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希復由之

復扶又翻下同爽徙吏部尚書盧毓為僕射毓余六翻而以何晏代

之以鄧颺丁謚為尚書畢軌為司隸校尉晏等依執

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

忤五故翻黃門侍郎傅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

躁銛巧好利不念務本何晏字平叔銛思廉翻利也好呼到翻吾恐必先惑

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遠于願翻晏等遂與嘏不

平因微事免嘏官又出盧毓為廷尉尚書內朝官九卿外朝官故云出

畢軌又枉奏毓免官衆論多訟之乃復以為光祿勳

孫禮亮直不撓爽心不便出為揚州刺史傅嘏盧毓孫禮所以不合

於曹爽者其心未背曹氏也及其合於司馬懿則事不可言矣三子者豈本心所欲哉勢有必至事有固然也撓奴教翻 三

月以征東將軍滿寵為太尉 夏四月吳督軍使者

羊衝擊遼東守將俘人民而去 果如蔣濟所料督軍使者漢官也魏黃初二年罷督

軍官而吳猶仍漢制 漢蔣琬為大司馬東曹掾犍為楊戲素性

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謂琬曰公與戲言而不

應其慢甚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左傳鄭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

同各如其面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 面從後言古人所誠 尚書舜禹君臣之相告戒其言曰汝無面

從退有後言 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

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嘗毀琬

曰作事憤憤 督農猶魏吳之典農也憤古悔翻悶悶也 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

主者請推治敏 治直之翻 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

主者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

不理則憤憤矣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

心無適莫

論語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謝顯道曰適可也莫不可也適丁歷翻

敏

得免重罪

此諸葛孔明所以屬琬也

秋七月帝始親臨朝

朝直遙翻

八月大赦

冬十月吳太常潘濬卒吳主以鎮南將

軍呂岱代濬與陸遜共領荊州文書岱時年已八十

體素精勤躬親王事與遜同心協規有善相讓南士

稱之

十二月吳將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

臨賀縣漢

屬蒼梧郡縣臨賀水因以為名吳分立為臨賀郡唐為賀州廖力救翻今力弔翻

自稱平南將軍攻零

陵桂陽搖動交州諸郡眾數萬人呂岱自表輒行星

夜兼路吳主遣使追拜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咨等絡

繹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及其支黨郡縣悉平

方當

面者當如呂岱委人以方面者當如孫權

岱復還武昌

吳都鄉侯周胤將兵

千人屯公安有罪徙廬陵諸葛瑾步騭為之請吳主

曰昔胤年少初無功勞橫受精兵

為于偽翻少詩照翻橫戶孟翻

爵以

侯將謂既受侯爵又將兵也將即亮翻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而胤恃

此酗淫自恣酗吁翻前後告諭曾無悛改悛丑緣翻孤於公瑾

義猶二君二君謂諸葛瑾步騭也樂胤成就豈有已哉樂音洛迫胤

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以公瑾之子而

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瑜兄子偏將軍峻

卒全琮請使峻子護領其兵吳主曰昔走曹操拓有

荆州皆是公瑾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常不忘之初聞峻亡

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為作禍行下孟翻為于偽翻故

更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哉 十二月詔復以建寅

之月為正用地正事見上卷景初元年是時仍用景初曆但不以十一月為正耳

### 邵陵厲公上

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以為子諡法殺戮無辜曰厲帝後以失權為司馬氏所廢以其

不終加以惡諡陳壽志二少帝紀皆書本爵此書見廢後之爵自此以後例如此惟高貴鄉公書本爵蓋見弑之

後不復有他號也帝之廢也歸藩於齊魏世譜曰晉受禪封齊王為邵陵縣公泰始十年薨諡曰厲厲蒙曰暴慢無



親曰

珍做宋版印

正始元年春旱 越雋蠻夷數叛漢殺太守自諸葛亮平高定之

後越雋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雋音髓數所角翻 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寄治安定

縣去郡八百餘里安定縣不見於志當是因越雋移治而甃立也 漢主以巴西張

疑為越雋太守疑招慰新附誅討彊猾蠻夷畏服郡

界悉平復還舊治漢越雋郡治叩都縣疑魚力翻 冬吳饑

二年春吳人將伐魏零陵太守殷札言於吳主曰今

天棄曹氏喪誅累見殷札一作殷禮喪誅謂魏累有大喪蓋天誅也見賢遍翻 虎爭之

際而幼童泣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書仲虺之誥之辭 宜

滌荆揚之地滌洗也言舉國興師後無留者其地如洗也 舉彊羸之數使彊者

執戟羸者轉運羸倫為翻 西命益州軍於隴右益州謂蜀也 授諸

葛瑾朱然大眾直指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

入淮陽歷青徐前漢之淮陽後漢章帝改曰陳郡此直謂淮水之陽耳 襄陽壽春困

於受敵長安以西務禦蜀軍許洛之衆執必分離掎角並進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宜一軍敗績則

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

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

退易以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上策也吳主不能用

傾國出師決勝負於一戰符堅之所以亡也吳主非不能用殷札之計不肯用也夏四月吳全琮略

淮南決芍陂賢曰芍陂今在壽州安豐縣東陂徑百里灌田萬頃華夷對境圖芍陂周回二百二十四里與陽泉大業

並孫叔敖所作開溝引渾水爲子午渠開六門灌田萬頃芍音鵠諸葛恪攻六安朱然圍樊

諸葛瑾攻相中襄陽記曰相讀如租稅之租相中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魏時夷正權敷兄第二人部

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宜城西山隔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陸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謂之相中杜佑曰相中在襄州南

漳縣界楊正衡曰相側瓜翻征東將軍王凌揚州刺史孫禮與全琮

戰於芍陂琮敗走荊州刺史胡質以輕兵救樊魏荊州統

江夏襄陽南陽新魏興上庸或曰賊盛不可追質曰樊城卑兵少故

當進軍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

五月吳太子登卒 吳兵猶在荊州太傅懿曰相

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

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六月太傅懿督諸軍救樊吳

軍聞之夜遁追至三州口 三州口謂荊豫揚三州之口魏荆

弋陽揚州之地西至六安三州口當在其間又按王昶傳昶督荆 大

獲而還 閏月吳大將軍諸葛瑾卒瑾太子恪先已

封侯 恪以適當為世子曰太子誤也恪以 吳主以恪弟融襲

爵攝兵業 攝領也承也領父 駐公安 漢大司馬蔣琬

以諸葛亮數出秦川 關中之地沃野千里秦之 道險運糧

難卒無成功 卒子 乃多作舟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

興上庸 漢沔之水自漢中東歷魏興上庸以達於襄陽 會舊疾

連動未時得行漢人咸以為事有不捷還路甚難非

長策也漢主遣尚書令費禕費父中監軍姜維等喻

指中監軍即中護軍之任也蜀置前監軍後監軍中監軍位三軍師之下琬乃上言今魏跨帶

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易以若東西并力首尾掎

角倚居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

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克能也果決也言不能決然進兵也輒與費禕

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且羌胡乃心思漢

如渴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涼州之地蜀惟得武都陰平二郡而已若維征

行銜制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帥讀今涪水陸四

通惟急是應若東西有虞赴之不難請徙屯涪涪縣漢屬

廣漢郡蜀屬梓潼郡涪音浮漢主從之朝廷欲廣田畜穀於揚豫

之間使尚書郎汝南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陳縣漢屬

陳國項縣漢屬汝南郡晉志二縣並屬梁國行下孟翻艾以為昔太祖破黃巾因為

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事見六十二卷漢獻帝建安元年今三隅已

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水汝

頽水瀆蕩渠水渦水皆經陳蔡之間而東入淮

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

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

五萬人分一萬番休迭成周而復始是常有四萬人屯田

益開河渠以增漑灌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

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二千萬斛於淮上此則

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太傅懿善

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興軍衆汎舟而

下達於江淮資食有餘而無水害

史究言鄧艾興屯田之利

管寧

卒寧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卽之熙熙

和易

行下孟翻易以歧翻

能因事導人於善人無不化服及卒天

下知與不知無不嗟歎

三年春正月漢姜維率偏軍自漢中還住涪

蜀諸軍時皆屬蔣琬

姜維所領偏軍耳

吳主立其子和為太子大赦

三月昌邑

景侯滿寵卒秋七月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為太尉

吳主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將兵三萬擊儋耳珠

崖

儋耳珠崖漢武帝開以為郡屬交趾州元帝以後棄之聶尼輒翻儋都甘翻

八月吳主封子

霸為魯王霸和母弟也寵愛崇特與和無殊

為後吳廢和誅霸張

本尚書僕射是儀領魯王傅上疏諫曰臣竊以為魯

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為國藩

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

且二宮宜有降殺

殺所戒翻

以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

書三四上吳主不聽

四上時掌翻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

吳諸葛恪襲六安

漢六安國都六縣後

漢為六安侯國屬廬江郡晉為六縣屬廬江郡

掩其人民而去

夏四月立皇后

甄氏

甄之入翻

大赦后文昭皇后兄儼之孫也

五月朔

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漢蔣琬自漢中還住涪疾益

甚以漢中太守王平為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督漢中

監古  
衡翻

十一月漢主以尚書令費禕為大將軍錄尚

書事

吳丞相顧雍卒

吳諸葛恪遠遣諜人觀相

徑要

謀達協翻  
相息亮翻

欲圖壽春太傅懿將兵入舒

舒縣屬廬江  
郡春秋之故

國也時在吳魏境上棄  
而不耕去皖口甚近

欲以攻恪吳主徙恪屯於柴桑

柴桑

縣漢屬豫章郡吳屬武昌郡有柴桑山在今江州德化西九十里杜  
佑曰江州尋陽縣南楚城驛即古之柴桑縣宋白曰江州瑞昌縣蓋

柴桑之  
舊城

步騭朱然各上疏於吳主曰自蜀還者咸言

蜀欲背盟

隲入日翻上時  
掌翻背蒲妹翻

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

郭

治直  
之翻

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

以掎角之

掎居  
蟻翻

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

復疑

近其斬翻  
復扶又翻

宜為之備吳主答曰吾待蜀不薄聘享

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

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

曹真欲入漢中事見七十一卷明帝太和四年此間始嚴亦未舉動謂嚴兵而未發也會聞

魏還而止還從宣翻又如字蜀甯可復以此有疑邪人言苦不

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保之復扶又翻為于偽翻征東將軍都督

揚豫諸軍事王昶據王昶傳揚當作荆上言地有常險守無常執

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有急不足相赴遂徙屯新

野新野縣屬南陽郡宗室曹叅裴松之曰叅中常侍兄叔興之後少帝之族祖也上書曰

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

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

敝也劫奪謂威權陵偏劫其君而奪之也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

而並用之故能保其社稷歷紀長久紀年也今魏尊尊

之灋雖明親親之道未備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

臣竊惟此惟思也寢不安席謹撰合所聞論其成敗撰具也述



也音雞免翻

曰昔夏商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

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

呂延濟曰與天下共其民

謂建立諸侯與之共理同有其利也故天下有難則諸侯同憂

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

救也秦觀周之敝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

立郡縣之官

呂向曰秦皇觀周所以敝者乃以執弱而諸侯奪其國也遂廢五等之爵而立郡縣之吏五等公侯伯子

也男內無宗子以自毗輔

毗亦輔也

外無諸侯以為藩衛譬

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觀者為之寒心

芟所銜翻為于偽翻

而始

皇晏然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

悖蒲

內翻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合之眾五年之中遂成

帝業何則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執

然也

用班固漢宗室諸侯王表文意易以歧翻

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

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徒以諸侯疆

大盤石膠固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故賈誼以為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賈誼治安策之言見十四

卷文帝六年少詩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鼂錯之計沼翻洽直吏翻

削黜諸侯遂有七國之患事見十六卷蓋兆發高帝釁

鍾文景鍾聚也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

必折尾大難掉左傳田無宇之言折而設翻掉徒弔翻尾同於體猶或不從

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

之令事見十八卷漢武帝元朔二年自是之後遂以陵夷子孫微弱衣

食租稅不預政事至於哀平王氏秉權假周公之事

而為田常之亂宗室諸侯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

事見二十六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

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執弱不能

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於已成紹

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嗣祥使翻而曾不監秦

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至於桓靈閹宦用事君孤立於

上臣弄權於下由是天下鼎沸姦宄並爭宗廟焚為

灰燼宮室變為榛藪謂董卓之亂也太祖皇帝龍飛鳳翔掃

除凶逆大魏之興於今二十有四年矣自黃初受禪至是二十四年

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五代夏商周秦漢覩前車之傾

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

空虛謂有封國之名實不能有其地也君不使之民謂抗藩王之尊於國民之上不得而臣使也王于况翻宗室竄於

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執齊凡庶內無深根

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呂延濟曰盤石大石也以其堅重不可轉易也宗盟

謂同姓諸侯盟會者也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

牧郡守又守式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

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比毗必翻又毗至翻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

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人間古與相維制非所以彊

榦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

或爲偏師之帥帥所類翻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

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張銑曰言宗室位卑也百人之上百夫長也非所以勸

進賢能褻異宗室之禮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

馬蚊百足僵居良翻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是以

聖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故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

患矣罔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用以明帝之明且不能用陳思王之愚闇哉

五年春正月吳主以上大將軍陸遜爲丞相其州牧

都護領武昌事如故遜先爲荊州牧右都護領武昌事征西將軍都

督雍涼諸軍事夏侯玄雍於用翻大將軍爽之姑子也玄

辟李勝爲長史勝及尚書鄧颺欲令爽立威名於天

下勸使伐蜀太傅懿止之不能得三月爽西至長安

發卒十餘萬人與玄自駱口入漢中

駱口駱谷口也駱谷在漢中成固縣東北

北達扶風郿縣

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

以待涪兵

自蔣琬屯涪蜀之重兵在焉

王平曰漢中去涪垂千里賊

若得關便為深禍

垂幾及也關關城也杜佑曰關城俗名張魯城在西縣西四十里嗚呼王侯設險以守其

國其後關城失守鍾會遂平行至漢中王平謂賊若得關遂為深禍斯言驗矣

今宜先遣劉護軍據

興執

水經注小成固城北百二十里有興執坂寰宇記興執山在洋州興道縣北四十三里今郡城所枕形如一盆外險而內有

大谷為盤道上數里方及四門因名興執東坡指掌圖以為在興元恐非也杜佑曰興執即洋州興道縣寰宇記與通典合矣宋白曰興

勢山在今興道縣西北二十里劉護軍劉敏也

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黃金

黃金谷在興道縣山

有黃金峭黃金谷有黃金成傍山依峭險折七里杜佑曰黃金成在洋州黃金縣西北八十里張魯所築南接漢川北枕古道險固之極

平帥千人下自臨之

帥讀曰率下同

比爾間涪軍亦至

比必寐翻此

計之上也諸將皆疑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遂帥所

領據興執多張旗幟彌互百餘里

幟昌志翻

閏月漢主遣

大將軍費禕督諸軍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

裱別求共圍基于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

擐胡價翻  
貫甲也

裱與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

君信可人必能辨賊者也 夏四月丙辰朔日有食

之 大將軍爽兵距興執不得進關中及氏羌轉輸

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騾盧戈翻  
號戶高翻涪軍

及費裱兵繼至參軍楊偉為爽陳形執為于  
偽翻宜急還

不然將敗鄧颺李勝與偉爭於爽前偉曰颺勝將敗

國家事可斬也後將敗  
補邁翻爽不悅太傅懿與夏侯玄書

曰春秋責大德重責責望也德恩德也言責望  
之甚大者其恩之為甚重也昔武皇帝

再入漢中幾至大敗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及  
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幾居希翻

君所知也今興執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

邀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任音玄懼言於爽五

月引軍還費裱進據三嶺以截爽自駱谷出扶風隔以中  
南山其間有三嶺一曰

沈嶺近芒水一日曰  
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  
失亡甚衆關

中為之虛耗為于偽翻  
秋八月秦王詢卒  
冬十二月

安陽孝侯崔林卒  
諡法大慮行節曰孝五宗  
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  
是歲漢大

司馬琬以病固讓州職於大將軍  
禕漢主乃以禕為

益州刺史以待中董允守尚書令  
為禕之副時戰國

多事戰國者謂國曰有戰爭也  
公務煩猥猥雜也  
禕為尚書令識悟過

人每省讀文書省悉景翻  
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

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  
其間接納賓客飲

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  
亦不廢及董允代

禕欲數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  
愆滯愆違也  
允乃歎

曰人才力相遠若此非吾之所及  
也乃聽事終日而

猶有不暇焉

六年春正月以票騎將軍趙儼為  
司空票匹妙翻  
吳太

子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爲言是儀之諫見於是卷

三年蓋諫者不特是儀也吳主乃命分宮別僚二子由是有隙史言和霸之隙

亦兩宮僚屬交構以成之別彼列翻衛將軍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以書

告丞相陸遜遜報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

出以要榮利私出謂出私門也要一遙翻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

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寄果阿附魯

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

日磾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後元二年宿音秀留音溜阿相傳從安入聲終爲足下家門致禍矣

琮既不答遜言更以致隙魯王曲意交結當時名士

偏將軍朱續以膽力稱王自至其廨廨居監翻公宇也就之坐

欲與結好好呼到翻續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續然之子也

於是自侍御賓客造爲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舉

國中分吳主聞之假以精學禁斷賓客往來斷讀曰短督



軍使者羊銜上疏曰聞明詔省奪二宮備衛抑絕賓

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復扶又翻遠近悚然大小失望

或謂二宮不遵典式就如所嫌猶且補察密加斟酌

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

北二隅蜀在西魏在北去國不遠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

審陛下何以解之吳主長女魯班適左護軍全琮少

女小虎適驃騎將軍朱據二女步夫人所生也全公主與太子母

王夫人有隙吳主欲立王夫人為后公主阻之恐太

子立怨己心不自安數譖毀太子吳主寢疾遣太子

禱於長沙桓王廟孫策追諡長沙桓王杜佑曰孫權都建業立兄長沙桓王廟於朱雀橋南太子

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太子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

視近其斬翻過工禾翻覘丑廉翻窺也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

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吳主由是發怒夫

人以憂死太子寵益衰魯王之黨楊竺全寄吳安孫

奇等共譖毀太子吳主惑焉陸遜上疏諫曰太子正

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

所上下獲安書二四上四上時辭情危切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

程顥曰危獨也與眾異而不安之謂余按此所謂危者謂嫡庶無別則亡國之禍隨之入不敢言而遜獨言之所謂危也又欲

詣都口陳嫡庶之義吳主不悅楊竺時左右而論霸之才

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宜為嫡嗣於是權乃許立焉既而遜有表極諫權疑竺泄之乃斬竺按竺死在太子廢後吳錄所述妄也太

常顧譚遜之甥也亦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

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等級踰邈如此

則骨肉之恩全覬覦之望絕覬音冀覦音俞昔賈誼陳治安

之計論諸侯之執以為執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治直

吏翻累力瑞翻執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

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疏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執

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

之位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義陳人彘之戒帝既

悅懌夫人亦悟事見十三卷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

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魯王與譚有隙芍陂之

役二年前全琮與魏戰于芍陂譚弟承及張休皆有功全琮子端緒與

之爭功端緒琮之二子譖承休於吳主吳主徙譚承休於交

州又追賜休死太子太傅吾粲請使魯王出鎮夏口

姓譜吾本己姓夏昆吾氏之後夏戶雅翻出楊竺等不得令在京師又數以消

息語陸遜數所角翻下同語牛倨翻魯王與楊竺共譖之吳主怒收

粲下獄誅下還稼翻數遣中使責問陸遜遜憤恚而卒恚於避翻

其子抗為建武校尉代領遜眾送葬東還自荊州東還葬吳還從宜

翻又如字吳主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抗事事條答

吳主意乃稍解 夏六月都鄉穆侯趙儼卒謚法中情見貌曰穆

秋七月吳將軍馬茂謀殺吳主及大臣以應魏事

泄并黨與皆伏誅

吳歷曰茂本魏淮南鍾離長叛降吳

八月以太常高

柔為司空

漢甘太后殂

甘太后後主之母據陳壽志先已卒於南郡此吳太后也吳懿之妹

先主入蜀始納焉證以蜀志其殂在是年

吳主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

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

邱閣

沈約曰句容漢舊縣屬丹陽郡今在建康府南九十里有茅山亦謂之句曲山班固曰會稽曲阿縣本秦雲陽縣也後漢屬吳

郡沈約曰曲阿本曰雲陽秦始皇改曰曲阿吳嘉禾二年復曰雲陽今相傳秦時或言其地有天子氣始皇鑿坑以敗其勢截直道使阿

曲故謂之曲阿劉昫曰潤州金壇縣本曲阿縣地會市者作市以會商旅句如字

冬十一月漢大司

馬琬卒

十二月漢費禕至漢中行圍守

魏延鎮漢中實兵諸圍以

禦敵所謂圍守也行下孟翻

漢尚書令董允卒以尚書呂乂為尚

書令董允秉心公亮獻可替否備盡忠益漢主甚嚴

憚之宦人黃皓便僻佞慧

便毗連翻

漢主愛之允上則正

色規主下則數責於皓

數所具翻

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

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

續漢志黃門令丞一人以宦者為之

費禕以選曹

郎汝南陳祗代允為侍中

漢六曹尚書一曹有郎六人選曹郎屬選部選須絹翻

祗

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智數故禕以為賢越次而用

之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累遷至中常侍操弄威

柄終以覆國自陳祗有寵而漢主追怨董允曰深謂

為自輕

謂允為輕己也

由祗阿意迎合而皓浸潤構間故也

間古莫翻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四